

# 鬧市中的 黑暗

*Darkness in the Marketplace*

整合祈禱與行動



Thomas H. Green◎著  
劉文周、吳伯仁◎譯

# 鬧市中的 黑暗

*Darkness in the Marketplace*

整合祈禱與行動



Thomas H. Green◎著  
劉文周、吳伯仁◎譯

Darknes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hristian at Prayer in the World  
by Thomas H. Green, S.J.  
translated by Peter Liu, S.J. & John Wu, S.J.  
©1981 by Thomas H. Green, S.J.  
Chinese © 2009 by Wisdom Press  
Taipei, Taiwan

# 鬧市中的黑暗

整合祈禱與行動

*Darkness in the  
Marketsplaces*



## 目錄

*Darkness in the  
Marketplace*

自序	8
導言 充滿著天主的偉大	12
<b>第一部</b>	27
第一章 曼德在廚房中所遭遇的黑暗	29
第二章 爲天主工作與做天主的工作	45
第三章 主喜歡「藍乳酪」	63
<b>第二部</b>	75
第四章 沒有準備的準備	77
第五章 無論環境是好是壞	97
第六章 喜愛受到人的忽略	117
結語 回到我們的出發點	131



*Continuum of Resilience*

## 自序

在我們生命的這個「鬧市」中，我們生活著，我們愛著，然而在這裡最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找到天主。雖然本書的書名《鬧市中的黑暗》以及書中的要旨，看起來有些灰色，其實並不完全如此。雖然有時似乎是黑暗在主導——正如接下來幾頁所描繪的，不過愛依舊是「根深蒂固，奠定基礎」（弗三17）。這不僅僅是對上主的愛，而且也是對那些祂要我們去愛的人。雖然在我們黑暗的時候，他們的愛沒有放射很大的光明，然而總會帶來一些溫暖。這溫暖在我們最黑暗的日子裡，支持我們，並給我們帶來生氣。

在我寫這本書時，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他們給了我溫暖和鼓勵。他們中有些人，今天已不在了，如我的父親和 Stella Rosal 修女（《井枯之時》一書就是敬獻給她的）<sup>1</sup>，以及兩位聖荷西修道院的修士 Nemrod Alfaro 與 Tony Izon，他們尚未晉鐸就去世了。

他們與其他可愛的朋友，無論是生者與亡者，都與我分享了他們在生命的鬧市中所經歷的黑暗時期。他們信任我，影響了我，並教導我如何寫這本書。他們鼓勵了我，就像那些直接協助我寫這本書的人一樣。這些朋友中有三位為我的手稿打字：我可愛的嫂嫂 Carol Crerar Green、聖荷西修道院忠信的秘書 Segundiano Honorio，還有一位紐約州羅徹斯特仁慈修會的修女，她很費心地幫我打完第六章，但她堅持不具名。不過在這裡我可以提出她的姊妹，同修會的 Mary Bryan Ford 修女，她是羅徹斯特露德聖母堂區的助理，幾乎每天彌撒結束後會過來看看我寫作的進度。1980年，我有四個月的時間在家中休假寫作，因了修女每天早晨的察看，敦促我恆心、努力地寫下去，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她。

一如之前的書，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妹妹 Pidge James 及 John Miriam Jones, S. C. 修女、感謝 Ave Maria 出版社的 Gene Geissler 與 Ken Peters，以及我的耶穌會弟兄 Charlie Wolf 與 Bill Abbott 兩位神父。Pidge 與 John Miriam 修女給本書提供了一些女性（有時是女性主義）的觀點。Bill 神父在手稿的幾個部分，提供了寶貴的建議。謝謝他們的慷慨與鼓勵。

前面我已提過了，在寫作黑暗的過程中，因了那些與我分享

他們的生命與內心旅程的人，的確使我得到不少溫暖。他們都是我在主內的真實朋友，這本書是屬於他們的。我知道他們會非常高興我將本書獻給他們中的一位，我最親愛的朋友 Marie Mooney Green，她是我的母親。

## 註釋

1. Stella 修女於1979年七月廿二日，聖女瑪麗·德蓮慶日去世，也就是《井枯之時》初版到達菲律賓的前夕。



## 導言

充滿著天主的偉大

**成**熟基督徒祈禱者的生活，以及祈禱的基督徒團體的生活，在默觀與行動之間、在祈禱與服務之間，總是免不了出現張力。不僅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如此，這可由耶穌在福音中的教導得到證實。耶穌在晚餐廳給門徒的臨別贈言說：「若是你們屬於世界，世界必喜愛你們，有如屬於自己的人；但因你們不屬於世界，而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為此，世界才恨你們。」（若十五19）

耶穌向天父的大司祭祈禱中，祂這麼祈禱：「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界祈求，只為祢賜給我的人祈求，因為他們原是屬於祢的」（若十七9）。對於這些被選的人，祂說：「他們不屬於世界，就如我不屬於世界一樣。」（若十七16）

這些「反對世界」的聲明，在《若望福音》同一段中找到了

平衡，這是因為耶穌對這個「世界」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祂要以祂的生命及服務來聖化這個世界：

「我不求祢將他們從世界上撤去，只求祢保護他們脫免邪惡……就如祢派遣我到世界上來，照樣我也派遣他們到世界上去。我為他們祝聖我自己，為叫他們也因真理而被祝聖。」（若十七15,18,19）

門徒就如耶穌一樣，是「在這個世界上，可是並不屬於這個世界」。如果這句話意謂著這世界是無法拯救的，在這樣敵對的環境下，門徒很容易陷於罪惡，那麼他們就只有藉著像瑜珈式的苦修，來逃避這個世界了；若果真如此，也許為基督徒信仰，不致構成太嚴重的問題。當然，若想在這樣罪惡的環境下，度天使般的純潔生活，是不容易的，不過至少可以清楚地知道誰是「好人」或誰是「壞人」。就如四十、五十年代，典型又簡單的西部片一樣，人人都知道誰是好人（牛仔），誰是壞人（印第安人）。每一個人、每一樣東西，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沒有中間的灰色。依據這樣的論斷，毫無疑問的，世界自然是壞的，因此只有遠離世界，進入那完全默觀天主的國度，才是好的。的確，這樣的一種基督徒的世界觀，籠罩了過去二千年的歷史——從摩

尼派的二元論（認為人的靈魂為善神天主所造；肉身、罪惡、慾望、物質等為惡神所造），經過宗教改革（主張人性徹底的敗壞），到近來把世界劃分為二，一是「無神主義」的共產黨，一是敬畏天主的自由人<sup>1</sup>。看起來人比較容易面對一個善惡分明的世界——這種分法只有白與黑的區別，缺少了黑白相混的灰色地帶。

然而對於認識聖經的基督徒來說，這樣的世界根本不存在。首批的門徒也同我們一樣，曾希望世界是這樣的。可是耶穌卻堅持那是錯誤的。在祂的看法中，莠子與麥子混合著，在我們這個世界裡一塊生長，這樣我們就不能在收割麥子之前，把莠子拔掉，以免損傷了麥子。聖史瑪竇在記述耶穌這個讓人吃驚的比喻時說：「天國好像一個人，在自己田裡撒了好種子；但在人睡覺的時候，他的仇人來，在麥子中間撒上莠子，就走了。苗長起來，抽出穗的時候，莠子也顯出來了。家主的僕人就前來對他說：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裡撒了好種子嗎？那麼，從哪裡來了莠子？家主對他們說：這是仇人做的。僕人對他說：那麼，你願我們去把莠子收集起來嗎？他卻說：不，免得你們收集莠子，連麥子也拔了出來。讓兩樣一起長到收割的時候好了；在收割時，我要對收割的人說：你們先收集莠子，把莠子捆成捆，好燃燒，

把麥子卻收入我的倉裡。」（瑪十三24-30）

瑪竇稍後描述門徒來到耶穌面前說：「請把田間莠子的比喻給我們講解一下！」祂就回答說：「那撒好種子的，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種子，即是天國的子民，莠子即是邪惡的子民；那撒莠子的仇人，即是魔鬼；收穫時期，即是今世的終結；收割者即是天使」（瑪十三36-39）。是的，我們這個世界是塊肥沃的田地，在這塊田地上，好種子與壞種子，麥子與莠子，好人與壞人一起生長。奇妙難解的是，讓莠子與麥子一起生長，直到收穫的時期。它們的根在世界這塊土地裡，緊緊地纏在一起，如果拔掉莠子，就會傷害到麥子。此外，我想我們也可以把耶穌的比喻，貼合在每一個基督徒的身上：耶穌所說的土地就是世界，好的與壞的種子，就是指好人與壞人；我想也可以這麼說：信友的靈魂就是那塊田地，而好的種子與壞的種子就是好的品德與壞的傾向——德行與毛病——在這塊小田地裡並存（這可由保祿在《羅馬書》第七章的陳述得到佐證，每個信友內心有「兩種法律」在交戰）。同樣在此，好的與壞的，似乎也必須容忍它們一起生長，直到收穫的時期，免得把壞的除掉時，傷害到好的。

爲什麼是這樣？我必須承認，我實在不了解。照我的看法，

一般說來，大多數的人會認為最好是先除掉莠子；田地就是我的靈魂，因了它們的存在，我的靈魂也就被污染了，這樣對天主是不配的。然而，由經驗得知，要完全除去莠子，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同樣的，對我所指導的人來說，也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努力除去田裡（不論它是世界，或是我的靈魂）的雜草或莠子，然而有一些莠子總是無法除盡的<sup>2</sup>。即使我實在無法了解，為什麼這些莠子必須留著與麥子一塊生長直到最後。然而，這個章節以及《羅馬書》第七章是最讓我感到安慰的章節。我想我不需要知道主基督為什麼那麼容忍莠子的存在，只要我知道祂就是容忍這件事，也就夠了！對我唯一的答覆，就是如同主一樣，努力容忍我自己和別人，如同祂容忍我們一樣。

因此這個世界，對信仰基督的人來說，的確是難以理解又矛盾的：有的時候好，有的時候壞，還有的時候善與惡同時在同一塊土壤發展。不過有一件事看來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堅持不能沒有這個世界，或脫離這個世界，這個觀點不同於其他偉大的宗教。因為不論環境是好是壞，天父自永遠就決定了讓耶穌降生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基督在那裡，祂的門徒也應在那裡。他們只能在祂所在的地方被祝聖——在時間、空間和肉體中被祝聖。門徒也都要經歷主所經歷的——「當祂還在血肉之身

時，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那能救祂脫離死亡的天主，獻上了祈禱和懇求，就因祂的虔敬而獲得了俯允。祂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希五7-8）

本書就是討論這個神祕，好壞兼具，而且又必要的世界。但我們是由一個特殊而又限定的角度看這個世界，以及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地位。本書乃是《祈禱入門》與《井枯之時》的續篇<sup>3</sup>。這是以前兩本書對基督徒祈禱的觀點為基礎，並且設法找出基督徒生活和服務的這個世界（鬧市），與成熟祈禱經驗之間的關連。這成熟的祈禱經驗，就是我曾以「枯井」描述過的，它也就是基督宗教靈修學上所說的「黑夜」或「不知之雲」。還有許多不同層次的問題也可以提出來，那就是在鬧市與祈禱的跪凳之間，在行動生活與祈禱生活之間，基督徒該如何調和。本書特別要探討下列的問題：對那些祈禱生活幾乎陷於完全神枯與「被動」狀態的人們，祈禱與服務、「內在生活」與「外在生活」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在《井枯之時》一書中（特別是在第四章與第五章），我們描寫了乾枯或黑暗的經驗，並且解釋了它的意義，也說明了專務祈禱的人該如何面對。我們也在該書的第五章中，藉著「漂浮」的圖像，試著表達出經驗井枯之時的目標：天主藉著這些完全相反我們的盼望與意願的乾枯與黑暗，究竟願意

引領我們到哪裡。我的希望是，讓那些在祈禱中經驗到枯井是他們正常祈禱經驗的人，能在《井枯之時》這本書中，得到一些了解，並勇敢地接受，可愛的上主用這種難以理解而又痛苦的方式來同他們交往。自從《井枯之時》一書問世之後，我收到了千百封祝福的信，希望我的願望已達成。實際上，我從來沒有夢想過，天主是如此深深地對世上的人這樣主動的工作。

我根據這些信件，以及我個人祈禱與輔導他人的經歷做了一些反省，我感覺到對於井枯，還有不少沒說完的部分。有不少的人，雖然在乾枯與黑暗的內在經驗中得到平靜，然而他們還沒有看到：內心的曠野與他們外在生活之間的關連，以及上主不論安排他們在任何團體中生活，與他們在世界上的工作之間的關係。有時內在生活與外在生活之間，往往呈現著一種緊張的狀態：他們總覺得工作、家庭、團體、社會關注等，給他們的默觀生活帶來一些困擾。有時也會讓他們夢想逃離這個世界，進入隱修會或到曠野隱居，好能專注於內在的轉化<sup>4</sup>。或是，這種遠離根本是不可能的（如一個年輕的媽媽），那麼他們的生活很容易陷入分裂的狀態，一方面內心猶似枯井乾燥無味，另一方面工作、家庭種種的責任壓在他們的心頭，這二者的關係就會持續出現張力。其實這種分裂與緊張的對立是不需要的。我們希望看到外在與內

在（鬧市與跪凳）在我們稱之為井枯時期的淨化過程中，雙方能夠和諧地整合起來。因為是同一個天主在跪凳與鬧市之中工作。實際上，在我們行動生活（在這個「世上」）的鬧市中所遭遇的黑暗，是我們正常祈禱生活中的內在黑暗，也就是默觀時枯井的經驗。就是因著這個信念讓我寫這一本書。

當我思索這種鬧市的黑暗，並將我所想的寫在紙上時，說實在，那時我不大明白：跪凳與鬧市如何能在默觀的工作上相互影響。我的「大師」聖十字若望，在這件事上並沒有直接幫我什麼忙<sup>5</sup>，因為他完全是針對那些被召遠離鬧市的人所寫。相較之下，大德蘭的著作比較有幫助，因為（我相信）她了解鬧市（所以鬧市中有黑暗）也是隱修院中的一大部分，正如默觀生活也是在世俗生活中一樣。她的鬧市，也許比從事使徒工作者或平信徒少一些，卻都一樣的喧嘩，一樣的黑暗！不過大德蘭沒有像我與我大多數的讀者，這樣直接討論鬧市的黑暗，並被召去經歷它。

另一方面，對於基督徒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有許多人已經寫了不少，尤其是梵二之後更為顯著，然而對默觀方面，卻沒什麼多大的發揮。卡羅·加勒度（Carlo Carretto）最近的一本著作，其中有一段非常接近我的觀點。作者對那些繁忙而又沒時間

祈禱的人這樣寫道：「看看你生活的環境，包括你的工作、責任、人際關係……把這一切看作一個整體，你無法推卸責任，一切都要用心看待。此外，你還應該把這一切看作天主藉此和你交談，並透過一切來帶領你。」<sup>6</sup>然而加勒度所談的問題，與我們的還是不同。他的對象是今天的都會男女，他想告訴他們，如何在居住的城市中，設法創造或發現默觀的曠野。相反的，我們所關注的是，在默觀聖化的「神聖曠野」中，去發覺這個「城市」是多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麼，就讓我的讀者與我一起來探索這塊處女之地，究竟是怎樣的吧！在第一部分，我就做了這樣的嘗試，首先我問在行動—默觀生活中，內在與外在之間真正的關連是什麼？讓我非常驚奇的是（一如在前兩本書中，我嘗試著以寫作當作祈禱的方法，結果在紙上出現的，使我感到異常驚喜！）伯達尼的曼德成了本書第一部分的中心人物。在基督宗教的祈禱作品中，她總是占有一席之地，可是另一方面無法避免的，她也成了她妹妹瑪麗的襯托人物，因為瑪麗才是真正的默觀者，她選擇了「最好的一份」。在我自己的反省中，曼德反而來到舞台的中心：她教導我，我希望她也教導我的讀者，在主內度著淨化和轉化的默觀生活中的鬧市黑暗（她的廚房就是她的鬧市）的真義。

在第二部分，我繼續探索第一部分中所發現的。在鬧市的黑暗，原來有三種類型。當初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所探索的黑暗雖是真實的，可是其中並沒有什麼分別，許多的因素混在一起。當我繼續向前探索，慢慢地清楚了，原來在這個黑暗中含有三種不同的黑暗，每種都截然不同，在《不知之雲》的作者所稱的「默觀工作」中，各自都扮演著自己的角色。在我理出它們的時候，發現枯井中的內在黑暗與鬧市的外在黑暗原來是平行的，而且這一點越來越清楚。我也明白地看出來，我們所愛的主，不管是在鬧市或在跪凳上，祂都是真真實實地爲了同樣的目的工作（對於這一點，在我開始時，還有些疑惑）。這的確是一個驚喜的發現，因爲它清楚地指出，在行動默觀生活中（active-contemplative）不會發生靈修上的精神分裂。她是真正地「總是在祈禱」；他是一個「行動中的默觀者」（借用聖依納爵的用語）。現在我對聖依納爵的這句名言，比我以前所察覺或領悟的要深遠得多。藉著天主的恩賜，在你讀到這一些時，我希望你也能分享我的那份驚喜，並深覺自己的生活日漸成爲一個整體。

就某一方面來說，在這幾個月的寫作中，我已知道我所發現的是什麼。這也是爲什麼本書結語的標題是「回到我們的出發點」，這是英國詩人艾略特（T. S. Eliot）的〈四重唱〉中的一

行，我在《井枯之時》一書中引用過其中一小段。這一首詩在我了解它以前就很喜歡（不知道現在我是否真的了解它）；同樣的，在寫這本書之前，我想我知道鬧市的黑暗是什麼，然而不知道現在我是否真的「了解」。

為能解釋得更清楚一些，我想起了我同會弟兄最著名的詩人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他有一首詩，也是我老早就非常喜歡的。在這首詩中，他捕捉住蘊含在我們的黑暗中天主的無限偉大的奧祕，完全地蘊含，二者絕不能分開。

這個世界充滿著天主的偉大。

它熊熊地燃燒，像晃動的箔紙般的閃亮。

它聚集成巨大的，好似油泥。

被壓碎。人們現在為什麼不再注意祂的權杖？

一代又一代不斷踐踏，踐踏，踐踏；

一切因辛勞謀生而枯萎、混濁髒污；

沾染人類的污垢、人類的穢氣；

大地

如今一片荒蕪，穿上鞋子的腳，一無所覺。

儘管如此，大自然從不會耗竭；  
萬物的深層蘊含最珍貴的清新；  
縱使幾抹光線消逝在漆黑的西方，  
看哪，晨曦，從東方褐色的邊緣，  
乍現——  
因為聖神越過荒野，  
世界用溫暖的胸懷孵育，啊！還用那  
明亮的翼。<sup>7</sup>

霍普金斯美妙地把天主的神奇，穿插在人世間的苦惱之中——天主的偉大不停地展現在我們這個世界上，而人的苦惱卻把這一切弄得混濁、髒污了，在人的手中、在我的手中被污染了——至少我過去三十年的經驗是如此。是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領悟「偉大」與「污染」在天主的計畫中確實常混合在一起，而祂過去是，現在是，永遠是人類的救主。祂取了我們有罪的人性，而使罪成為祂自己的。祂成了罪（聽起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好使我們罪人得以成聖。「因為祂曾使那不認識罪的，替我們成了罪，好叫我們在祂內成為天主的正義。」（格後五21）

霍普金斯在寫〈天主的偉大〉這首詩時，是否體會出這一點？是否他只是指出天主的光明與人的黑暗，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共存，卻因著天主聖神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呢？或者他看得更深，同聖保祿一樣，認為光與黑暗完全互相滲透，因而光得以在黑暗中照耀，並將黑暗徹底地變化了呢？

可是誰曾經真正了解這樣的一個天主呢？我先前說過，我現在能了解我所寫的鬧市中的黑暗，然而，我還不是真正了解；這需要長久地去探尋無限美好天主神奇的奧祕。我只希望《鬧市中的黑暗》這本書，可以是我與讀者在這無止境的探索中的一小步。

## 註釋

1. 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的教義也是由此簡單地劃分，此處的天使到彼處就成了惡魔，反之亦然！
2. 我們在《井枯之時》第二章〈水是爲了澆花的〉討論過這個奧祕。在那裡我區分出，有些過失藉著我們熱忱的祈禱就會漸漸消除；另外也有一些過失，一生之久也難以消除，即使是天主最親密的朋友也是一樣。聖十字若望也做了類似的區分，他說明哪些慾望會阻止與天主結合，另外一些則不會。
3. 美國印第安納聖母大學的Ave Maria出版社在1977年出版了*Opening to God*，1979年出版了*When the Well Runs Dry*兩本書。前者中譯本《向天主開放》（台北：上智，2001），2008年的修訂版，譯名改爲《祈禱入門》；後者中譯本《井枯之時》（台北：光啓，1998）。本書是這兩本書的續篇，因此我常提到前兩本書所討論的一些問題。我在這裡做了一些撮要，好讓不大熟悉那兩本書的讀者也可以跟得上。由於目前所討論的是祈禱對行動生活的關係，大多繫於我們怎樣了解祈禱，以及我們如何了解在專務祈禱者身上成長的正常模式，因此讀者若讀過《祈禱入門》第一章及跋，以及《井枯之時》的導言〈馴服與被馴服〉定會有很大的幫助。最後我歸納出的內在成長的三個階段，已詳細說明這兩本書的綱要。

4. 我在《井枯之時》第二章討論這種「誘惑」，以及我如何經歷和化解這個誘惑。因此本書也可以看作是那一章的延續與發展；同樣的，《井枯之時》也可視為《祈禱入門》跋的續篇。
5. 雖然我們在第一章會看到，聖十字若望的生活，對我們有許多啟發和教導，可是他的著作對目前的這個問題，卻沒有多大的幫助。
6. Carlo Carretto, *The Desert in the City* (Collins, Cleveland and New York, 1979), p.21；中譯本，卡羅·加勒度，《城市中的沙漠》（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79），130頁。
7. Gerard Manley Hopkins, S.J., “God’s Grandeur”, from *The Poems of Gerard Manley Hopkins* (ed. W. H. Gardner and N. H. Mackenzie), 4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Society of Jesus, 1967.



*Courtesy in the  
Marketplace*

第  
一  
部





## 第一章

# 曼德在廚房中所遭遇的黑暗

大約十三年前八月的一個星期六，家父坐在早餐桌旁，由廚房的窗口向外張望。母親進來看到他臉上帶著鬱鬱寡歡的神情，便問發生了什麼事，他答說：「噢！下雨了，我不能除草，不能做完院子裡其他的工作，那些都是該做的；還有屋旁的樹籬也要修剪，車庫的屋頂板快要掉下來。而且碧珍的婚期快到了，她就要離開我們，以後都住在布魯克林區！」母親很快就明白了，他真正的問題是擔心他快要失去唯一的女兒。就是爲了這一點，整個的世界在他看來都是黑色的。每一個很小的問題，都成了大問題。本來，在我認識的人中，父親算是最樂觀、最有活力的，可是當他遇到掛心的事，也變了個樣。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類似的經驗。我們知道什麼是悶悶不樂的心情，或黑暗的一天。我們也知道一些輕微的挫折或憂慮，

就會使我們周遭的一切變色。即使是處於幸福的心情，當受到近人的批評或誤解，也會變得憂悶痛苦。除非我弄錯了，這應是我們大家都有過的經驗，在二千年前有一位名叫曼德的婦女，她也碰到了這樣的事。伯達尼的曼德是瑪麗與拉匝祿的大姊，他們都是耶穌的朋友。曼德就是那個「為許多事操心、忙碌」而忘掉「那唯一需要的事」因而千古留名。這可憐的曼德！我們對她的認識並不多，然而她卻成為宗教文學上最熟悉常見的人物之一；她的名字常被等同於有著善心好意，但也被誤導為我們多數都有自尋煩惱、大驚小怪，實在有欠公允。<sup>1</sup>

我在思考黑暗——鬧市中的黑暗——曼德占據了我整個的思想。這段小插曲，使得她留芳百世，而耶穌對曼德說過話之後，她有什麼反應，聖經上卻隻字未提。這就是本書所要談的。我開始用前所未有的新眼光去看曼德，去愛她。對我來說，她好像「又活起來了」。

我先不要太快透露我的故事。就如我在導言中所說，這本書基本上是《井枯之時》的續篇。我在《井枯之時》探討了「入門之後」祈禱者的經驗，也可以稱為「黑夜」、「不知之雲」與「信德的祈禱」。有好長的一段時間，我總覺得井枯經驗為那些

蒙召度行動牧靈工作者的生活，具有一種特殊的特質。這是真實的，一如我在《井枯之時》書中第二部分所強調的，當這種黑暗的內在經驗來臨，不論是對隱修院的修女，或對一個年輕的母親，基本上是相同的，沒有多大區別。然而，我相信對那些工作非常繁忙的人，如何能看出這種內在經驗（即使他們已接受了這個經驗，並在黑暗來臨時，也能保持平靜）與外在的工作及家庭生活之間的關連，是相當困難的。我想就連最會祈禱的人，也會感覺自己似乎度著一種分裂的生活。

如何使黑夜（或是井枯）的內在經驗，與繁忙的使徒工作及參與服務之間取得整合？我有一種感覺，正如我開始思索這個問題時一樣，對「使徒」來說，在淨化與委順的過程中，我們成為主內的「漂浮者」（也就是學習放棄依照我們自己的想法來愛與事奉上主，並讓主完全掌管我們的生命）<sup>2</sup>，這不僅只限於正規的祈禱，也在我們整個行動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事上。我認為大部分成熟的祈禱者並不了解這一點，所以他們的生活出現裂縫。外在生活的挫折、考驗與挑戰分散了他們對天主的內在經驗，或是成了這種內在經驗的阻礙，然而這種對天主的內在經驗越來越成為他們生活和渴望的中心。

這是我們生活行動中一些消極的看法，生活中總有一些事情會干擾到我們的內心，這並不是完全錯誤的，它確實掌握住我們經驗的一個真實的面向。因此，聖依納爵說道：他的弟子應「在這個世界上，但並不屬於這世界」；聖保祿也聲明，與擁有主基督耶穌和對祂不可言喻的知識相比較，他欣然地把其他一切事物都視為「廢物」（參斐三8）。的確，這幾句話說得很重！聖十字若望卻以「虛無」（nada）來回應：除了天主以外，其餘的一切都是虛無。不錯，為那剛開始體驗到天主聖愛強大吸引力的人，就會有這樣的經驗。一切在我們心中與天主相競爭的事，必被粉碎，也會連根拔除。

一個人介於對耶穌基督的內在經驗，以及受到受造界中種種美好依戀之間的衝突，這裡有個相當清楚的慣例。即使在這個道成肉身的世界裡，這種對立依然存在。在每一個成熟祈禱者的生活中，一方面天主願意**直接地**碰觸他，在這同時，一切受造物、所有的努力，甚至連語言也成了與天主相遇的阻礙。聖十字若望說：「現在，不要再送給我其他的使者，我想聽的，他們不能告訴我。」<sup>3</sup> 這些話在當時有著深遠大意。成熟的祈禱者因而了解聖保祿所描寫的，除了耶穌基督之外，一切都是「廢物」。但聖保祿在渴求解脫而能與基督同在一起時，他反而選了「為你們眾

人」存留於世（斐一21-26）。聖保祿渴望與基督在一起的這個意願，卻爲了信友之故而置留，這才是真正滿全了耶穌的旨意。聖依納爵也闡釋了這種弔詭，他在論及世界時說，世界上的一切只是達到天主的「工具」，我們必須有超然的態度<sup>4</sup>；聖依納爵也把這個世界看作是一個服務的場所，因此「在行動中的默觀者」，就是在一切事上尋找並找到天主。在聖十字若望的著作中，他以不同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或許他是以「默觀者」的角度作爲出發點，爲了天主捨棄一切，才是推動他的原動力。換句話說，專心愛基督與活在「世界」上之間顯而易見的張力，在聖十字若望的著作中，並不那樣明顯，因爲使徒的關切爲他而言，並不是那麼明顯或重要<sup>5</sup>。如何使服務生活，能在成熟的靈修中得到整合，爲聖十字若望的讀者來說，並不是首要的實際問題，因爲「服務生活」在他眼中，似乎不那麼重要。例如讓人訝異的是，1978年出版的《聖十字若望全集》的索引中<sup>6</sup>，幾乎連「使徒工作」、「聖職」、「服務」等字眼都沒有。在聖十字若望的著作中，只有一處提到曼德，也就是在《靈歌》第廿九詩節的引言。聖十字若望這樣說：「這靈魂確實已失落了一切，唯一獲得的是去愛，她的心神不再專務其他的事。她甚至遠離活動的生活和外在的工作，以實現新郎所說的唯一需要的事（路十42），亦即專務於天主，持續不斷地愛祂。上主如此看重並珍視這件事，

當曼德要瑪麗離開主的足前，去做其他服事主的事時，主責備了她。曼德認為自己做盡一切工作，而瑪麗卻因為悠閒地坐在主的腳旁，什麼也沒有做（路十39-41）。然而，沒有比愛更大或更必須的工作，**反之也是真實的。**<sup>7</sup>」我要強調，最後這一句話暗指曼德看起來很忙，其實她並沒有做什麼<sup>8</sup>！而且連在聖十字若望的生活中（不是他的著作），我們要找的問題與環節，都清清楚楚地呈現出來。他被以前加爾默羅會的弟兄監禁在會院的小牢房內，一個星期要被鞭打數次，強迫他放棄他的「謬論」，並承認他的過錯。這個外在的黑暗，反而提供他一個大好機會，使他開始著手寫作一部內在黑暗的偉大著作。當他被釋放之後，衝突的風暴漸息，他才能完成這部神祕的巨著。聖十字若望當時被召去度一個繁忙緊張的生活：他做了不同會院的院長，又是革新的赤足加爾默羅修會的參議員，以及西班牙南部安大路西亞（Andalusia）的副省會長。最後他那短暫的壽命將要結束時，又捲入決定修會改革方向的激烈衝突中。簡單的說，在這次會士之間的爭執中，聖十字若望處於輸的一方。從此他失去了在加爾默羅的行政職務，而且還有另一個行動在進行——1591年他四十九歲去世時，這個行動才中斷，那就是他奉獻一生司鐸生活所服務的這個新修會，正準備將他開除。<sup>9</sup>

在天主上智的安排下，這種陰謀、挫折以及誤會，在聖人們的生活中屢見不鮮。的確，他們的遭遇都很坎坷。令人訝異的是，聖十字若望雖然主張「虛無」與脫離的學說，可是他所度的不僅是繁忙的生活，還經歷了「外在」世界中的鬧市黑暗。我在此所要提出的，若是由天主的觀點來看，我相信這種弔詭並沒有什麼令人驚奇。這就是為什麼讀了聖十字若望的著作，也了解他所強調的脫離，卻驚訝地發現他的生活結合了黑夜與鬧市。一旦我們明白了「虛無」（暗含著超然的意義），並不是靈修之旅的目的，也不是今世之旅的目的。我猜想，我在這本書中所探索的奧秘，已經在聖十字若望個人的經歷中展現得很清楚了。一旦我照著超然的本意，真正的自由了<sup>10</sup>，接著怎麼樣呢？照常理來說，如果我無病無災，我是不會死的，也不能與我所在的這個世界的種種需要與挑戰斷絕關係。因此，我發現現今必須面對的焦點問題，就是我著手寫這本書的同一問題：一旦我真真實實地，並且自由地降服於天主，也真誠地對天主說「是」的時候，天主要我在這個世界的參與投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個角色重要嗎？為每一位成熟的基督徒祈禱者，不論他有什麼特別召叫，都是這樣嗎？一般來說，「超然」（Detachment）這個名詞對忠實的基督徒與祈禱者而言，就是指不關心和參與。因此當我提出一個人能夠，而且天主可能希望人可以同時是超然而又真實地參

與，或許會讓讀者感到吃驚。我不大確定聖十字若望對這種可能性是否會感到好受<sup>11</sup>，不過我深信在他的生命，以及他對天主的生活經驗中，已經充分具體地表現出來。

現在回到我們的問題，一旦我們自由地降服於天主，靈魂開始陷入更深、更乾枯的祈禱之中，那麼我們在「世界上」的生命還有什麼價值呢？就如在前面我所暗示的，以及下面幾章所要表明的，我相信「在世界」的這個生命，在我們往內朝向神聖與結合的成長中，扮演著極重要且不可缺少的角色。漢娜·何納德（Hannah Hurnard）以寓言的方式，對這一點描繪得非常生動。在《馨香山》（*Mountains of Spices*），她「多恐」小姐（**Much Afraid**），也就是《躍——生命的歷程》（*Hinds Feet on High Places*）書中的女主角，從天主的聖山返回自己的家鄉——羞辱谷（**valley of Humiliation**）。她回家之後，不再是「多恐」小姐，而是「恩寵與光榮」（**Grace and Glory**），向她的「恐氏家族」分享了她的一切經歷<sup>12</sup>。她不僅告訴他們山上的富饒，還有她受到仇恨、嫉妒與排斥；受到愛慕、讚美與追求。這一切的經驗，形成了天主在山上已開始，如今仍在她內工作的一部分。「恩寵與光榮」小姐回到自己的家鄉，不只是為了別人，也是為了她自己：她的家鄉（鬧市）就是天主的善工在她身上開始的地

方，現在要帶她到成全的境界。

這一切從耶穌的生活、祂對門徒的教導，以及使徒生活的磨難中，都非常清楚地呈現出來。同樣的，保祿被召為宗徒，在反省自己傳教的生涯中，也有著這同樣清楚的經驗<sup>13</sup>。事實上，整部新約中有一件事對我來說是十分清楚的：要常常接受瑪麗那種特殊的、也是美麗的召叫，忘掉其他的一切，只坐在主的腳前，全神貫注地聽祂<sup>14</sup>，祂一向希望我們唯有將自己交付給祂，才能保有祂。

在伯達尼發生的事件是，耶穌拜訪瑪麗、曼德與拉匝祿三兄妹，曼德對耶穌抱怨說：「主！我的妹妹丟下我一個人伺候祢，祢不介意嗎？請叫她來幫助我吧！」主回答她說：「曼德，曼德，妳為了許多事操心忙碌，其實需要的唯有一件。瑪麗選擇了更好的一份<sup>15</sup>，是不能從她奪去的」（路十40-42）。瑪麗之所以得到了**更好**的一份，就是因為那是一種永久的、天堂上的方式。不過，我相信曼德的是一種普通的方式，因為我們現在還是朝著天堂邁進。如果照我們現在身為旅行者的情況來評估，我認為曼德事奉主的方式是更好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參與、服務，以及必然會產生的「黑暗」，在我們轉變的過程中都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我希望讀者在本書中能看出來（以聖經的觀點）爲什麼曼德的方式在朝向天主的轉變過程中，不僅是正常的，而且也是重要的。

聖經捕捉了曼德與主同在的畫面，正好是她沮喪的時刻。當「恩寵與光榮」小姐從高地返回羞辱谷時，她熱忱地分享她的見聞，有時蒙上了黯淡、沮喪、失敗與誤會。同樣的，曼德竭力讓主高興，反而吃力不討好，受到主輕微地責怪。試問曼德在這黑暗的時刻，與她自己對耶穌的愛之間，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只是她的反應「錯誤」？或是這樣的經驗對她的內在旅程非常重要？就在此刻，主正在她的內心工作，一如坐在主腳前的瑪麗一樣。也就是說，曼德只是犯了錯？或是她的錯誤對她的成長很有關係？當然，路加沒有告訴我們，聖經上也找不到清楚的線索引導我們發現這件事，究竟在曼德的生活中發生了什麼影響。然而我們大多數的人，很容易地就能在曼德身上與她的反應中找到我們自己。我想就運用我們的想像力，自由地探索這段福音事件，必會得到結果。我們這樣做，並不是爲了寫一個曼德的虛幻故事，而是爲更具體了解在我們每個人內在的「曼德」。照著這種想法，我想我們可以說，當曼德被主指責之後，返回廚房，按著她的性格和她當時的心情來看，她一定處在「廚房中的黑暗」。無

論如何，她是真心愛主。實際上也就是因為她的愛，才會對主的回應感到心痛。她必定想知道，她這樣努力地愛主，並盡力去事奉祂，究竟有什麼地方不對。是不是主也要她坐在祂的腳前，而讓大夥兒挨餓呢？

或許在這福音的故事裡，我們太注意瑪麗了。但在廚房中突然發生的黑暗，對我們靈修的生活，反而更為重要。讓我們跟著曼德回到廚房，看看我們能學到什麼。如果我們幸運的話，主也許會跟著進來，向苦惱的曼德——以及對我們說些什麼。這便是我們要尋求的恩寵，也就是「邀請曼德去默觀」，這本書就是為她而寫的。<sup>16</sup>

## 註釋

1. 這裡有必要提出來，後來的基督徒傳統，在瑪麗與曼德兩人身上所發覺的象徵意義，已超出路加的本意，以及福音單純故事的內涵。瑪麗成爲默觀生活的代表，曼德則是使徒生活的代表——並且往往以此來強調默觀生活的優越。然而由整部《路加福音》來看（路加的福音也被稱爲關懷社會的福音），爲他來說，理想的門徒要有瑪麗的「沉思」、聆聽與默觀的態度，同時加上曼德的慷慨與友愛的服務精神。我在本書中對曼德的分析論述是寓意性的，而不是解經式的。就是在這種意義下，後來的基督徒應照聖經的意義，盡力去發揮基督徒的精神。我相信這更貼近路加對門徒性的想法。基督徒的服務（行動）與默觀是互補的，而不是互相抵制的。這就是我爲什麼說，耶穌真正的門徒，即使在隱修院的團體也不例外，確實都可以稱爲：「瑪麗—曼德」！
2. 參閱《井枯之時》第六章，更詳細說明在天主的海洋中，漂浮者與游泳者之間的差異。在本書第二章談到使徒的面向時，也會論及這個差異。
3. 《靈歌》第六詩節。所謂「使者」，一如聖十字若望告訴我們的，我們透過受造物的媒介，以及我們自然官能的運用，而產生對天主的知識和感受。

4. 參閱聖依納爵著名的禱詞〈獻已誦〉：「吾主天主，請收納我自由，取我意志、理智並我記憶……」恩賜的這個基本特徵，使過去的四百年來，許多避靜者做這種祈禱和奉獻時，感到不是那麼舒服自在。
5. 這種使徒性的關懷，在大德蘭的著作裡，遠比在聖十字若望的著作中更為顯著。因此，我猜想，如果大德蘭活在今日的話，她會是一個「行動中的默觀者」——也許是一位加爾默羅的傳教士。在大德蘭的時代，修女必須過隱修的生活，因此她無法在傳教與隱修院之間做選擇，而聖十字若望則可以。
6. 這是由紐約布朗克斯的加爾默羅會修女在1978年所編輯的，是對Kavanaugh和Rodriguez在1973年翻譯的《聖十字若望全集》英譯本所做的補充：Kavanaugh and Rodriguez's edition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of the Cross* (Institute of Carmelite Studies, Washington, D.C., 1973)。
7. 參閱聖十字若望，台灣加爾默羅隱修會譯，《靈歌》（台北：上智，2001），229頁。
8. 如前所述，聖女大德蘭對行動生活提供了更積極的，以及在教會內默觀與行動兩種生活彼此互補的圖像。參看《全德之路》（台北：慈幼，1986，十七章170頁），說明曼德與瑪麗必須一同工作；更在卅一章（135頁）說明甚至在同一個人內一同工作。

9. 聖十字若望的生活和時代背景，在Rodriguez和Kavanaugh譯文的總論中（16-33頁）有精闢的介紹。讀者可參閱聖十字若望，加爾默羅隱修會編譯，《聖十字若望》（台北：上智，1998）。
10. 自由，完全自由之目的，是爲了愛天主。在這樣的意義之下，聖依納爵與聖十字若望是完全一致的。「除非我們爲了更大的愛而成爲自由的，否則我們擺脫其他羈絆的努力，將導致一種冷漠的非人性和反降生性的狀態，而無法真正成聖。」參閱《攀登加默羅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卷一，十一章。聖十字若望在此描寫一隻鳥的腳被絲線纏住，除非剪斷那些絲線，否則牠不能自由地展翅高飛。聖保祿在羅六22也有類似的說法。
11. 強烈主張不參與及完全脫離的說法，請參照《靈歌》第廿九詩節，第2和第3號（229-230頁）。這是聖十字若望在提及曼德之後，緊接的闡述。在《靈歌》第卅六詩節，特別是第4、11和12號，以及《心靈的黑夜》（*The Dark Night*），卷二，十九章，第3號，聖十字若望也對我們受造界在與天主真正結合之後的價值，做了扼要的評論。
12. 參若廿17，耶穌向瑪麗·德蓮說：「妳別拉著我不放……妳到我的弟兄那裡去，告訴他們……」
13. 參《格林多人前書》一至四章、《格林多人後書》一至七章。保祿

致格林多教會的這兩封書信，對我們思考鬧市中的黑暗特別具有參考價值。保祿在隨著耶穌基督聖神的帶領，建立格林多教會時，遭遇了許多誤解、批判，甚至是迫害。這促使他深入反省傳教工作與他個人對耶穌基督的愛之間的關係。這幾章可以給後代遭受挫折的使徒提供寶貴的建議。

14. 正如我在下面幾章所要表明的，許多隱修院的默觀者與我分享他們的生活，使我明白「鬧市中的黑暗」也是隱修聖召的主要部分，即使我們所探討的「鬧市」，可能只是他們小小隱閉的修道院。
15. 按照字面來說，「瑪麗選擇了好的一份」。《若望福音》第十一章指出瑪麗和曼德是拉匝祿的姊妹，他們住在伯達尼。
16. 在論祈禱的重要著作中，曼德往往受到注意。例如《不知之雲》的作者，用了短短的數章來描述曼德與瑪麗的象徵性。大德蘭在《全德之路》第十七章，以曼德作為行動生活的象徵，代表那些雖然未被召叫成為默觀者，可是天主也引領他們用另一種方式達到成全的境界。然而在同一章，聖女大德蘭認為，即便是曼德也被召進入「默觀」，如被動的或願意在井枯（黑夜）時祈禱：「我不是指我們該做什麼，而是每一件事都要盡全力去完成（大德蘭在上一段提到，不論默觀、口禱、心禱、照顧病人、料理家務或做最卑微的工作都要盡力），因為默觀並不在於我們的選擇，這乃是天主的恩

惠……天主是聰明的、有能力的，祂曉得什麼為你們合適，什麼為祂合宜。你們盡其在己，用上述提到的一切方法，預備你們走上默觀成全之路。**如果你們真有謙遜與犧牲之德，祂會賜給你們這種恩惠。**如果祂沒有賜給你們，那是祂有意全部給你們保留在天上。」因此，大德蘭同意有其他的「行動」方式，可以達到真正成聖的境界；但從我強調的那一行可以清楚看出，大德蘭認為即便曼德被召回進入「默觀」，也是天主對我們當前的計畫。這個觀點我在《井枯之時》已做了闡述。



## 第二章

# 為天主工作與做天主的工作

曼德的黑暗思想表示出，每個度行動默觀聖召者在默觀階段的痛苦出發點。我們從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轉變成以主為中心的生活；我們了解這樣的生活，一如耶穌的生活一樣，必須是「為別人」服務；我們也渴望成為一個為別人而活的人，並立志為基督改變這個世界，使一切在祂內成為新的。可是祂卻「指責」我們，告訴我們熱忱用錯了地方，反而那些看來無所事事的朋友或鄰人「選了更好的一份」。這樣的指責著實令人痛苦，因為我們像曼德一樣，「全都是為祂」而做的呀！我們反問：祢究竟要什麼？我們這麼熱忱地為祢服務，難道也錯了嗎？莫非我們全心愛祢、事奉祢，完全是錯覺？

在我們尋求這個重要問題之前，有一點必須提出：曼德比我

們幸運多了，因為她清清楚楚地知道，是主在指責她，雖然很痛苦，她必須面對這個事實。我們通常不知道是主在阻撓我們的努力，我們沒有聽到祂那「責怪」的聲音，反而聽到別人的聲音：小心眼、好批評、看不清我們所需要的、對主的工作缺乏像我們那樣的熱忱。這就是在我們廚房中的黑暗思想，不過它們不是對著主，而是衝著「瑪麗和拉匝祿」說的。我們有自己的看法，知道什麼事是我們必須做的，那些不同意並加以阻撓的人，被視為是破壞主的工作。我們覺得我們的行動是正確的，是必須的，可是別人（以及魔鬼！）是阻礙。因此我們覺得曼德的故事一點也不適合我們；反而在《若望福音》第五、七、八章，耶穌與法利塞人的對抗，才更適合我們。那是「上主與我」對抗邪惡勢力，一如天主面對他們好似受到挫折，如同我一樣！

可是，這是真的嗎？因為很少人能聽到主直接糾正的聲音（甚至連與耶穌極為親密的大德蘭，也很少聽到，她通常是透過神師、宗教裁判所及其他會犯錯的人得到指正）；我們怎能知道天主是藉著這些人的反對、批評，甚至「指責」來告訴我們呢？或許他們在反對我們時，是在反對天主！

毫無疑問的，這是**分辨**（祈禱與行動相遇之處）的問題，也

只能藉著一顆真正分辨的心，才可以答覆。這意謂著我們無法正確地判定，是否天主或是魔鬼藉著我們遇到的人的反對與批評，使我們的努力受挫，除非我們將這些挫折帶入祈禱。一旦我們做了，有一個極重要的分辨原則是：主常常在安詳、平安的氛圍下說話。即使祂在指責或責罰祂所愛的人，若這個指責真的是祂的聲音，總是安詳、平安的。為幫助明瞭這一點，可以引證大德蘭「論真實謙遜」時所說的（參閱《全德之路》卅九章），「女兒們，妳們要好好注意聽，我現在告訴妳們：妳們時常深感自己很可憐，這可能是一個謙遜的行為，一個真的德行；但很多次，也許是一個很大的誘惑……謙遜無論是何等的崇高，它總不擾亂，也不使人心亂，隨之而來的，常常是平安、喜樂與安寧。雖然體會出我們是怎樣的不好，也清楚地看出來，我們該下地獄……可是，如果我們的謙遜是真實的，這種悲痛也伴隨著一種內在的平安和內心的喜樂，這是不會被奪去的。此外它不擾亂靈魂，不使她愁眉不展。反之，它使靈魂開朗舒暢，使她更適宜事奉上主。另一種難過就大不一樣了，它擾亂一切，使一切不安……依我看，這是魔鬼設法使我們自信，認為自己有謙德，然後伺機引我們完全失去對天主的信心。」在《全德之路》第四十一章，大德蘭論述「敬畏天主」時，做了類似的區別：敬畏的德行有一個清楚的記號是使人自由，產生依恃和勇敢；神聖的敬畏與虛假的怕

懼相差甚遠，後者會使我們膽怯，不敢冒險，甚至陷入疑心病，這都是魔鬼的工作。大德蘭繼續談到敬畏這個德行的弔詭之處：「因為我們是軟弱的，我們就不可依靠自己，我們的決心越是堅強，我們就越不敢信任自己，我們只把信賴放在天主身上。然而當我們意識到我們的情況處在虛假怕懼，也不要覺得不舒服或沮喪，因為天主會幫助我們……」假如我們覺得魔鬼與世界阻擋我們去事奉天主，這樣的感覺總必伴隨著平安（仁愛、謙遜與超脫）<sup>1</sup>，我們才確定它是來自天主對這處境的記號。

這在理論上固然很好，可是實行起來卻是困難重重！我們很容易把我們的理解與反應視為是天主的，之後就充滿了忿怒、挫折與義憤（而不是以仁愛、超脫與謙遜），那麼就使祂的計畫受到邪惡勢力的阻撓了。再者，只要我們照著理性與自然情感去解決問題，就免不了引起熱心虔誠者的憤怒。我們面對這種種不正義的情況，不論是個人的，或是社會的，竟讓我們有如此激烈的（而不是平和的）回應，而且魔鬼更加努力說服我們，認為這種急迫的憂慮感肯定是正確的反應。「既然魔鬼及牠的陰謀這樣明顯，哪還需要浪費時間來做分辨？」如果照著我們所應當的去回應，那並不是我們要去分辨「魔鬼與牠的陰謀」，而是要分辨天主回應魔鬼的方式，以及天主要我們回應牠的方式<sup>2</sup>，隨後有聲

音（天主的？或是魔鬼的？）回答說：「那已經是很清楚的了！無論是從聖經、從教會的教導、從時代明顯的記號，天主的旨意既然這麼明顯，還有什麼需要分辨呢？」

這樣的爭論非常詭譎，也非常危險（雖然看起來直截了當）。一旦我們覺得不需要分辨，不需要檢驗我們的結論和信念，特別是我們行動的靈感，我認為這一定不是天主對我們說話。就如保祿所說：「因為我們戰鬥不是對抗血和肉，而是對抗率領者，對抗掌權者，對抗這黑暗世界的霸主，對抗天界裡邪惡的鬼神。為此，你們應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裝，為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夠抵得住，並在獲得全勝之後，仍屹立不動。」（弗六 12-13）

在這個戰鬥中，我們不只是與血肉之人對抗，也是與率領者、掌權者對抗，因此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分辨原則，就是魔鬼常偽裝成光明的天使<sup>3</sup>，也就是說魔鬼總是在那些我們看起來是好的、也有道理的途徑上引誘我們。對那些學會愛天主的人，魔鬼便假冒天主的聲音，好誘使他們離開正途。

有一個如同曼德一樣願意事奉天主的人，遭遇了挫折、反

對，甚至也受到指責——這個情況是本書討論的出發點。這時魔鬼最有效的攻擊，就是設法說服這位苦惱的人，使他相信那些反對他的人就是反對天主，而天主的意願是十分清楚的，根本不需要分辨。然而我們必須說明，感謝天主，在我們生活中並不是每個分辨情況都受到挫折與反對；也就是說，當所有事情都「一帆風順」、工作成功、得到別人的稱讚，似乎保證我們的工作都符合天主的旨意時，魔鬼仍然不會罷休的。實際上，這時的情況也許比「廚房中的黑暗」更加危險。

本書所關切的，就是在行動默觀的生活中所遇到的黑暗、挫折、毫無成就，這無可避免地從祈禱的枯井中流入行動繁忙的鬧市中。不過要好好注意，即使在事事順利的時候（不論是在祈禱或是使徒的服務上），我們必須小心，同時也要辨別，並不是每一次的神慰，也不是每一個使徒工作上的成功都是從天主來的。這一切必須透過它們的果實來驗證：謙遜、超然和仁愛（甚至愛我們的「敵人」），以及平安。魔鬼很樂意加入特利騰拉丁彌撒的聖詠團，唱葛麗果聖歌來讚頌天主，以便把靈魂引入牠的圈套！

有些人有殉道者的情結，因此會更固執地自以為是，結果就

是遭到更大的挫折與挑戰。不過我們大多數的人在平安無事的時候，會認為這理所當然的是來自天主，一旦困難來了，才促使我們屈膝。通常只有在事情不順時，一如曼德一樣，我們才開始懷疑，天主看事可能與我們的看法不同。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經驗，為曼德正是如此。一旦我們有了這樣的經驗，並發現這正是天主在教導我們，我們才會把這個苦難視為是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恩寵。當我們全心全力去愛，去事奉天主時，好似受到成功的祝福，我們才會了解我們的安全感是多麼膚淺！或者，反過來說，如果我們羨慕別人的使徒工作成功，並以爲這是他們更親近天主的標記，他們的服務中悅天主，我們將會明瞭，這樣的看法是多麼不正確。

我在上一段盡力表達的，是我一生之中最深刻、最寶貴的教訓，本書的中心思想與主題是由此形成。當聖保祿說：「天主的愚妄總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總比人堅強」時，他在談的是加爾瓦略山上經由失敗而獲致勝利的信息，這是保祿的牧靈與宣講的中心思想：「十字架的道理，為喪亡的人是愚妄，為我們得救的人，卻是天主的德能……天主豈不是使這世上的智慧變成了愚妄嗎？因為世人沒有憑自己的智慧，認識天主，天主遂以自己的智慧，決意以愚妄的道理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的確，猶太人

要求的是神蹟，希臘人尋求的是智慧，而我們所宣講的，卻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這為猶太人固然是絆腳石，為外邦人是愚妄，但為那些蒙召的，不拘是猶太人或希臘人，基督卻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因為天主的愚妄總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總比人堅強」（格前一18-25）。這是非常美麗的一段章節，可以用來測試我們經歷的深度：如果我們覺得保祿的話深深地打動了我們，那是因為我們已經體驗了天主行徑的弔詭，以及「失敗」把我們帶往天主的超越價值。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覺得這一小段只是在玩文字遊戲，那麼，我想我們的生命，還沒有遇到保祿竭力表達的那種弔詭的真理。尤其是在剛皈依時談論這種真理，我們自然而然地感到反感和愚蠢。當我們首次面對加爾瓦略山的整個真相時，我們都是「猶太人」和「希臘人」。

我希望接續的幾章能說出一些具體的細節，來表達出我們的好天主如何以特殊的方式，將那些被召不僅在默觀的枯井旁祈禱，也在世界黑暗的鬧市中工作的人，革命性地將整個價值觀倒置過來。這在我們討論曼德以及她在廚房中的黑暗心情時已經看到了。同樣的，為那些度默觀的使徒，在他們的祈禱與行動的經驗中，也會有著同樣的情況。對那些做使徒工作的人，不論蒙召去持家、照顧堂區，或是治理國家，井枯、黑夜、不知之雲的整

個祈禱經驗，代表著使徒觀點的完全轉變，在祈禱與行動二者，看法的變換，價值觀的倒置，將使他們感到痛苦與迷失。

聖十字若望談到祈禱時說，有很多人達致這種價值觀的倒置點<sup>4</sup>，可是很少有人能跨越過去。我相信為那些在行動中的默觀者，也是一樣，因為理由是相同的：害怕信賴天主把他領入「天主的愚蠢」中；缺乏好的靈修指導，以及過於信賴自己本性對我們生活中「黑暗的鬧市」的看法與見解。

有數年之久，我教導一門「使徒性祈禱」的課程，也曾努力為那些在此世有志專務祈禱的人，探討在祈禱與行動之間的聯繫。我所找到的最好方法，來解釋行動祈禱者的生活中這種關鍵的時刻，就是區分「**為天主工作**」與「**做天主的工作**」。乍看之下，這兩個觀念似乎相同，其實是有很大的區別。我在課堂上運用這個例子常收到很好的效果。

譬如聖誕節快到了，有個朋友想送我一樣禮物。她可以採用兩種方式來送。一是由她自己決定我喜歡什麼，或她願意送給我什麼，之後便到商店買她所選擇的禮物；另一方式是，她來問我喜歡什麼，而且送上我想要的東西，只要她支付得起。若是她用

第二種方式，並且問我最喜歡什麼，我會回答：「藍乳酪」（blue cheese）。是的，我的家人都知道我酷愛藍乳酪，可是這種乳酪在菲律賓並不普遍，這個例子很實際。但是對我的菲律賓朋友來說，這帶來了一些問題：藍乳酪是很少見的，而且菲律賓人都非常厭惡這種乳酪的氣味。凡嚐過的，一般都不會喜歡。我這個菲律賓朋友可能回答說：「什麼！藍乳酪！我從來沒有拿過這樣的東西送給任何一個人當禮物！」因此她遇到難題：她知道我喜歡藍乳酪，可是她並不樂意送給我。那麼她會怎麼做呢？這完全要看她自己，是要照著她自己的意願選禮物，還是不管她心裡怎樣厭惡，照樣買**我要的**藍乳酪送給我。<sup>5</sup>

以這個比方應用在我們與天主的來往上，想必是清楚的。我們可以「為祂工作」，也就是我們按著自己的意願，選擇我們要給天主什麼，我們要天主喜歡我們所選的：我們覺得那是祂需要的，也是祂所渴望的。「做祂的工作」，就是我們先問天主喜歡什麼，然後按照祂所要的去做祂所喜歡的，不管我們心裡有多麼厭惡。後者是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因為我們會發現祂太喜歡我們厭惡的「藍乳酪」。不過這是唯一確定能讓祂高興的事情。反過來說，如果照著我們自己的意願挑選送給祂的禮物，並猜想祂真正需要或應該想要什麼，祂也會感激我們對祂的愛，不過這

件禮物不一定是祂真正想要的，或為祂有用的。如果我們幸運的話，我們會了解，我們將因自己所選擇的方式而感到挫折！

大多數的人會採用哪一種方式送禮呢？以親朋之間的友誼而論，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有好幾個箱子或櫥櫃，裡面滿滿都是別人送的禮物，我們很高興收到這些禮物，但不想要，也不需要，只好等到明年聖誕節再轉送給別人（只要不送給原先送的人就可以了！）<sup>6</sup>。同樣的，那「為天主工作」的人選擇他以為天主所要的，或應該要的；換言之，他要天主要他所選擇的。聖依納爵認為這樣的人並不在少數。他在《神操》中論及做一個好而聖善的選擇時，曾說：「有些人先選擇婚姻（這原是方法），然後選擇在婚姻中事奉我主天主（這乃是目的）」（《神操》169號）。用聖依納爵較學術性的用語，這就是他們先選擇「方法」（婚姻），之後用這方法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愛與事奉天主）。可是聖依納爵告訴我們，這並不是恰當的進行方式。我們首先應選擇我們的目的，之後再選擇（或擯棄）各種可能的方法，只要它們能有助於達到我們的目的。

現在面對天主，我們大多數人最常用哪一種方式來行動呢？在我的祈禱與分辨的課堂上，通常有一些已婚的學生，當我引述

和解釋聖依納爵所說的例子時，看到他們臉上呈現侷促的模樣，便曉得這些善良而又祈禱的人，的確是先選擇了方法（結婚），之後再設法用婚姻來實現他們人生的目標（愛及事奉天主）。我並沒有意思直率地問他們在想什麼，而讓他們難堪。可是由我自己選擇的經驗，以及那些我所指導的人的分享<sup>7</sup>，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把一切的選擇都附屬在所尋求的目標之下，這的確是罕有的靈修成熟的標記。這樣的成熟似乎只有在祈禱黑夜中長期培育才能達到。由使徒性的方面來看，黑夜或井枯正是主要把我們從一切「不正的依戀」中釋放出來。這些依戀會阻止我們全心專注地去做選擇，並阻止我們將一切「方法」都隸屬於讚美和光榮天主的目標。<sup>8</sup>

我們似乎離開曼德廚房中的黑暗太遠了。然而，我並不這樣想。我們已經發現了這黑暗的首要意義，就是曼德（我們可以想像她是「我們每人身上的曼德」的象徵）在她與她所愛之主的關係上，已到了一個臨界點。直到現在，她還是「為天主工作」：她的烹飪、打掃、預備餐桌等事務，全是出於愛主而做。也就是她猜主喜歡什麼，她願意給主什麼。這份禮物適合她自己積極主動的性情和她自己的喜好。可是現在主說話了。她聽到主說，這不是祂此時此地真正向她要的禮物。在她心情煩亂的狀態下（挫

折感必然是慢慢形成的，最後才去直接面對），她在廚房的心情一定相當黑暗。這看起來是小事一樁，可是在曼德的生命中卻是一個恩寵的時刻：如果她能經過這時刻，而且也能平靜下來，並從她的傷心感受之下得到教訓，她會變成不再只是為天主工作的人。取而代之的是，她開始「做天主的工作」。

一切就看曼德怎樣反應了。當祈禱變成黑暗，有許多聖善的人放棄了祈禱，迷失在為天主工作（他們以為更為適合）。當工作遭到挫敗，許多聖善而熱心的人沒有在這挫敗中看見天主。假如他們是意志非常堅強的人，他們會依舊繼續向前，一定要戰勝一切的阻礙：這些阻礙不是來自天主，反而是來自天主的「敵人」。如果他們比較敏感，或較缺乏自信心，他們就會放棄工作，也許一生之久在悲痛中，無法了解為什麼天主不降福，不仁慈地看看他們為祂所選的禮物。在這兩種的情況中，他們都沒有發現挫折失敗的真正意義。他們從未了解這黑暗的時刻也許是他們一生中最珍貴的禮物。這是邀請去度真實的神貧，也就是在我為愛所做的一切之中，沒有一點我自己的意願<sup>9</sup>。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是真正開始度永生的生活。

福音中的曼德看來有著偉大的心胸，學得了教訓，直到主走

上加爾瓦略山的旅程，她還是與主保持友好的關係。可是，她在伯達尼的那一天，必然進入了一個新而又陌生的世界。她是不是還要繼續煮飯？或是她也丟下一切，同瑪麗一起坐在主的腳前？或是這些問題根本微不足道，我們問錯了問題？也許她**所做的**不如她**為什麼**做那樣的重要。

## 註釋

1. 仁愛、謙遜與超脫是任何默觀生活的三個重要基礎，參看《全德之路》一至十五章。
2. 這個區分乍看之下並不是那樣的明顯，不過這個區分是相當重要的。分辨是與**行動**相連的：它包含上主希望我在這個具體的情形下，採取怎樣的**行動**，而不是判斷情況本身的對與錯。當然這兩者有著密切的關連。一般而言，後者（理性的）是前者（意志的）的一個基礎。自然的，「這是對的，那是錯的」是我們判斷「要做這個，不做那個」的一個基礎。今日廣泛運用不同類型的情境分析（不管是馬克思主義者、結構主義者，或是後馬克斯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我深信這些是對人類社會情況的對與錯，做重要理性判斷的方法。但我要強調，這理性的判斷只是「一個基礎」，是與分辨直接相關的意志行動的基礎。這個對與錯的理智判斷本身不是決定性的，無法決定我們應如何回應（這或許是在今日思潮特別強調情境分析的主要瑕疵）。無庸置疑的，在我看來，加爾瓦略山是「錯誤的」，是邪惡的人在敗壞的制度情況下工作，不過耶穌分辨這是天父對祂的旨意，祂「如同被牽去待宰的羔羊」般順從。結構分析一點也不能讓主做這樣的交付的行動，或以這種方式回應。
3. 參格後十一-14。聖依納爵《神操》論「辨別神類的規則」，乙組第四

條規則〔332〕也有所引用。參閱大德蘭《全德之路》卅八章。

4. 這與聖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卷一「感官的黑夜」，以及《井枯之時》第四章〈陶工手中的黏土〉一致。
5. 我第一次在課堂上舉這個例子，結果在接著而來的聖誕節，我就開了個藍乳酪慶祝會！送禮的那幾位修士告訴我他們採買的經過，他們買到藍乳酪時，其他的顧客和行人都匆匆快速掩鼻走過，因為那氣味實在太難聞了。我才意識到這個例子是多麼的切題。
6. 當然，如果送禮者是我們深愛的人，我們可能得忽略自己的渴望，穿上或展現那份禮物——至少是在送禮者面前。不過我們也有可能喜歡這禮物，因為這是我們所愛的人送的。
7. 就聖依納爵的觀點，司鐸職務和婚姻一樣都是方法。因此，它必須隸屬於「目的」之下來做選擇。這「目的」總是愛與事奉天主，這也意味著要找到祂希望我去實現愛與事奉「目的」的方法。
8. 在這裡我看到聖依納爵與聖十字若望的觀點非常近似，而且彼此互補。聖依納爵《神操》是為那開始由不正的依戀走向自由的一種啟發工具。我們對方法的依戀而未能完全地委順於我們的目的。然而它們是「操練」，強調的是我們自己的努力（當然也需要聖寵的幫助）。同樣的，聖十字若望已表達得十分清楚（這種教導使他成為教會的聖師），只靠人的努力是不能走太遠的。他肯定靈魂的主動淨化是邁向

成聖的第一步；然而淨化的過程絕不能單單靠著我們的克修和默想的操練來達成。這是一種神化的過程（參若壹三1-3），唯有上主直接而竭盡一切的行動能夠使我們神化。當然，聖依納爵意識到這一點，在「第三級謙遜」的卓越觀點中，以及《神操》第三週和第四週的目標「確認的恩寵」中含蓄地表達出來。再者，在《神操》的每一要點上，聖依納爵規定的活動（有時十分詳盡地）總是導向避靜者尋求的恩寵（例如：求悔罪的恩寵、求認識耶穌的恩寵）。這恩寵是天主白白的恩賜。不過由於聖十字若望的神恩和性情，容易被誤解為否定的（negative）和反世界的（anti-world），同樣的，聖依納爵也被誤當成是行動主義者（activist）和半白拉奇主義者（semi-Pelagian）。他們的「門徒」思想太過狹隘、缺乏想像力，因此無法認出他們觀點的互補性，而且是必然的互補性。因為這是同一愛的上主與他們在如此超乎尋常的深度中相遇。

#### 9. 參《井枯之時》的結語。



### 第三章

## 主喜歡「藍乳酪」

即使曼德領悟到主耶穌的指責其實是很大的恩惠，是邀請她與主加深關係，她仍然不確切知道該怎樣改變自己的作法。當她開始了解「為天主工作」與「做天主的工作」之間的區別，她才知道主耶穌所要求的是一種全新而不同的態度。她慣常事奉主的方式是不足夠的，也無法令人滿意。若是這樣繼續下去，她會遭遇更多的挫折，這是一個召叫她成長的清楚記號。

甚至這種領悟本身就是極大的恩惠。一般說來，這需要經過許多的挫敗以及廚房中不少的黑暗日子，我們才察覺到，原來這些困難是天主給我們的信息。一開始，我們認為必須勇往直前，更加努力設法克服困難，一定要想辦法使我們的使徒工作成功。我們往往把這些阻礙，一如我們上一章提到的，看成是魔鬼或邪惡的人阻止我們為天主工作。當挫敗的模式夠醒目，當那些祈禱

的人開始領悟到天主在困境中說話，那時我們才感受到天主正在告訴我們欺騙了自己，這麼多年來，我們的努力白白地浪費了，我們並沒有如同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愛與事奉天主。我們先前挫敗的感覺導致失敗的感受，就像薛西弗斯（Sisyphus）瘋狂地努力將一塊巨石推上山頂，永不會成功一樣。我們也被誤導去做同樣的事。

就如我們在第二章所看到的，這是使徒性的生活中重要的一個時刻。它與我們在《井枯之時》第四章所討論的內在危機相符合，那就是我們在祈禱中的一切行動，無疑地是白費且毫無效果的。依照聖十字若望的見解，很多祈禱的人無法跨過這個祈禱的關鍵點。同樣的，我也懷疑有許多使徒<sup>1</sup>從未發現他們在使徒工作上所遭遇「黑暗」背後的真正意義。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當曼德受了譴責、挫敗，傷心地回到廚房時，她做了**什麼**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她如何領悟和接受黑暗所蘊含的信息對她的意義。她最需要的是**洞察力**：不是一個更好行動的方法，而是一個更能理解主的責難用意的方法。當然，行動（或許是一種新的行動方式）會隨著她的全新的領悟方式而改變。但是我相信，一旦她明瞭主對她的訊息，召叫她的新的行動方式會是十分顯著的。

那麼讓我們假定，曼德安然度過了那掙扎及沮喪的階段，而且開始了解，那些阻止她為天主工作的種種困難，含有更深的意義。也就是她發現「為天主工作」以及「做天主的工作」之間的區別。她也察覺到，也許不是十分清楚那些我們以為主所喜歡的，不一定是主真的喜歡的。當她發現一件怪事，就是自己所厭惡的那種「藍乳酪」，反而備受天主喜歡時，她意識到自己對主的愛，遠勝過討厭藍乳酪。

這種價值觀的倒置或許是在遙遠的未來。曼德大概要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的努力奮鬥，出於愛接受十字架，直到她全心懷抱這十字架。實際上，在這趟旅程的初期，談論愛或擁抱十字架，會讓她感到厭惡及自找罪受。這對今日高度重視個人的實現和自我肯定的時代，更為真實。我們想要一個喜樂、積極，以復活為中心的基督宗教。我們認為任何強調以補贖或受苦為目的都是不健康的。當然，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正確的，就如我們在《祈禱入門》第五章所說的，克己、淨化只是真正跟隨基督的「方法」。天主不會喜歡我們受苦。可是我們今日卻沒有真正明白，除非經過聖週五，沒有別的途徑可以到達復活主日：加爾瓦略山是唯一與耶穌基督一同復活的方法。耶穌清楚地肯定這一點：「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因為誰若

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的原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瑪十六24-25）。因為伯多祿不能接受耶穌嚴肅地預言自己的受難，所以耶穌說了這段聲明。

《祈禱入門》第五章與現在我們所討論的，兩者重大的區別是：我們在《祈禱入門》所談論的，是靈魂**主動**的淨化（我們做什麼而將自己措置在天主台前），而在這裡我們所談的，是聖十字若望所稱的**被動**的淨化，也就是天主在我們內做什麼，以能變化我們。我們在《井枯之時》第四章及第五章談到在我們**內在**生活中的被動淨化。我們看到在祈禱中打擊、擾亂靈魂的黑暗，原來是天主眩目的光輝在穿透、燒灼我們罪惡的靈。正如聖十字若望有時強調這同樣的光輝，為聖人來說，是直接享見天主；但對仍然為罪所傷的靈魂來說，就是燒灼的火。我們人靈**主動**的淨化（**我們**做什麼為能會晤天主），就如同傳統上所稱的克修。與此相對的，默觀的被動淨化是天主在我們內工作：我們是天主神醫的病人，祂所用的手術刀就是祂的自我通傳。或是回到我們原先的比喻，祂的強烈光芒漸漸地，但刻骨銘心地把在我們身上一切罪的黑暗驅除。在《井枯之時》第四章及第五章，我們談到這如何在祈禱中**內在**地發生；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不只是發生在**內在**，而且也在我們行動生活中的**外在**事件和環境中發生。的確，

這種外在被動的淨化，在耶穌的生活中也有，就是祂所預言的自己要受苦、受難：「從那時起，耶穌（默西亞）就開始向門徒說明：祂必須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長老、司祭長和經師們受到許多痛苦，並將被殺，但第三天要復活」（瑪十六21）。或許耶穌主動地選擇「做補贖」，一如祂開始公開生活之前，守了四十天的嚴齋。然而這裡所提的，不是耶穌選擇補贖的問題，而是由「長老、司祭長和經師們」所加給的「補贖」，耶穌看到這個被動的淨化是天父對祂的旨意，而伯多祿卻沒有看出來。

我們已經談論我們行動的使徒性生活中的被動淨化，就好像「藍乳酪」，以及在我們生活中的十字架與加爾瓦略山。後者為我們這些天主普通的朋友，似乎過於重大，也太戲劇化。「藍乳酪」似乎也是太奇特的例子，無法具體運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上。因此最好是提出一些聖經上的例子，以供參考。

整個舊約具有影響力的主題是：雅威選擇為以色列人民實現自己的計畫，所採用的方式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當亞巴郎被賦予一個新名字「亞巴辣罕」（萬民之父），以及被立為萬民之父時，他和他的妻子撒辣都已年老，根本無法生育。天主的信息是這樣的不合乎常理，所以亞巴辣罕也不把它當真：「天主又對亞

巴郎說：『你的妻子撒辣依，你不要再叫她撒辣依，而要叫她撒辣。我必要祝福她，使她也給你生個兒子。我要祝福她，使她成為一大民族，人民的君王要由她而生。』亞巴郎遂俯伏在地笑起來，心想：『百歲的人還能生子嗎？撒辣已九十歲，還能生子？』」（創十七15-17）。亞巴辣罕認為這個讓撒辣給他生一個兒子的許諾，是不可能的，就向天主建議，讓依市瑪耳（是他與埃及婢女哈加爾所生）來實現祂的許諾。當撒辣偷聽上主堅持在他們這樣的歲數許諾一個兒子，她也只能在帳幕門後竊笑（創十八12）。誰能相信天主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完成許諾？

選擇達味作以色列君王的故事，雖然不像依撒格出生那樣的戲劇化，可是仍然讓選民和達味的家人，甚至連先知撒慕爾（他被雅威派去給葉瑟兒子中的一位傅油為王）都大感意外。葉瑟的兒子一個一個地來到撒慕爾面前。「他們一來到，他見了厄里雅布，心裡想：這一定是立在上主前的受傅者。但上主對撒慕爾說：『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和他高大的身材，我拒絕要他。』……葉瑟叫阿彼納達布來，領他到撒慕爾面前；但是他說：『這也不是上主所揀選的』」（撒十六6-9）。就這樣，七個兒子一一來到撒慕爾前。葉瑟根本沒想叫最年輕的達味來，因為他只不過是個孩子，正在放羊。可是，天主所選的就是達味。

無怪乎撒烏耳王仇恨達味，對上主所選的達味感到不悅，因為達味被傅了油，就表示他自己家族的王權將要結束。甚至連達味的長兄厄里雅布也不能接受他的么弟被選為以色列的受傅者。傅油不久之後，哥肋雅和培肋舍特人來向以色列人挑釁，並恫嚇他們，使他們非常恐懼。葉瑟便派達味到戰場上探望他的哥哥們和以色列軍隊。他到了戰場，就鼓勵以色列人要勇敢為主作戰。他的大哥厄里雅布便對達味大發忿怒，說道：「你為什麼下來？你在曠野中放的那幾隻羊，託給了誰？我知道你驕傲，心中不懷好意；你下來只是要觀看作戰」（撒下十七28）。我們都已經清楚知道故事情節，達味手裡只拿著投石器，依靠著上主的力量，戰勝了難以征服的大巨人哥肋雅，並從死亡的危險中，拯救了以色列人。

達味王朝整個的歷史——上主保佑他不受撒烏耳妒嫉的陷害；達味殺害了烏黎雅，是因為達味姦污了他的妻子巴特舍巴，她後來成了偉大的國王撒羅滿的母親；達味的兒子阿貝沙隆的陰謀叛變後，他又恢復了王權——這一切的事件都反映出雅威令人意想不到的計畫與工作。當人們想要破壞天主的計畫時，上主反而以他們邪惡的行為，實現了自己所預定的計畫。當他們努力推展雅威的鴻圖時，他們善意的努力好似沒有什麼用處。上主的作

爲真是神妙莫測，祂的想法與人的想法，確實有天壤之別。祂從人們的陰謀中生出善來；人們照著自己的意念，盡力要去做好事時，祂反而讓他們一事無成。

如果這是雅威與亞巴辣罕及達味的交往故事的全部重點，我們或許就會陷入預定論或宿命論，認爲天主不顧人的意向，只照自己的目標來掌控一切的歷史。早期聖經的著作中，的確讓人有天主決定一切的印象，但這並不是整個故事。當舊約時代的宗教成熟時，就越來越能看清天主絕不像操控棋子般地操控人。祂不願將祂的意願強加在無助的受造物身上。更精確地說，天主設法在得救與成聖的工作上，尋求人的合作。亞巴辣罕與撒辣笑了，可是他們後來相信了。因爲他們自由地順服於天主悖理的許諾，亞巴辣罕才能成爲「萬民之父」。保祿解釋《創世紀》第十五章三節「亞巴郎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爲他的正義」（羅四3）。同樣的，達味接受天主透過他的卑微及軟弱來完成祂的工作。甚至當他與巴特舍巴犯罪之後，他順服天主透過先知納堂所做的判斷。當他們淫亂而生的孩子死了，達味服從天主公義的判斷，直到撒羅滿出生，才是繼承達味永世王權恩許的繼承人（參撒下十二）。

這類的例子實在很多，可是重點是清楚的。《希伯來書》的作者為信德下了巧妙的結語：「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未見之事的確證。因這信德，先人們都曾得了褒揚」（希十一1-2）。他接著縱覽舊約中一些著名的人物，從亞伯爾到先知們，以支持他的論述。亦即，在每一個實例中，這些被選的人都因著信德而成為義人，成了中悅天主的人，並確保天主對以色列的許諾。雅威引領他們去的地方，並不是他們理性上期待的，有時他們並不想去。但是他們還是憑著信德自由地向天主奧祕的旨意說「是」，這旨意使他們在救恩的歷史中成為一個活生生的參與者。<sup>2</sup>

我希望從上主如何在這些舊約偉大人物的生活中工作的方式，所做的簡單反省，能夠幫助我們更清楚天主的「藍乳酪」如何在使徒性的召叫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得很清楚，他們的經驗與我們的非常類似。他們在面對天主的驚訝和黑暗的信德，正是曼德在她的廚房所需的信德。如果天主今日在我們內也藉著我們工作，我們也需要同樣的信德。如果我們真是天主的使徒及先知——如果由我們口中說出的是天主的話語，而不是出自我們，那麼亞巴辣罕所遇到的事也應發生在我們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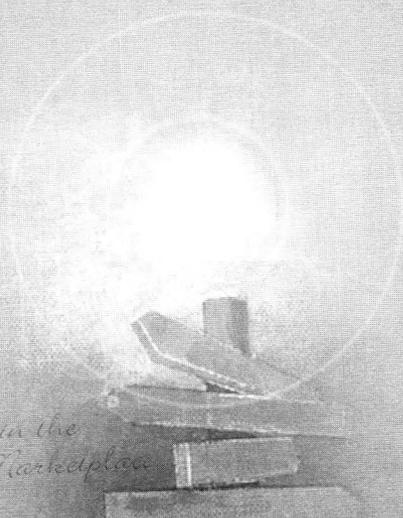
天主如何在我們身上具體地完成這一切呢？過去的一年，我一直在反省這個問題，依我看來，在我們的行動生活中，有三種主要的「鬧市中的黑暗」。每一種都與我們走向天主的旅程中的枯井或黑夜的奧祕有著密切的關係。第一種是最討人喜歡的一種（只要我們肯接受的話），我們可以稱它為「沒有什麼可說，沒有什麼可做」。第二種痛苦多了，就是我們的努力遭受到挫敗與拒絕，甚至受到一些好人的責難，並懷疑我們的動機是否純正，雖然我們盡心竭力地服務。第三種，我想是最深的，就是完全被忽略，並被認為「沒什麼」。當主耶穌指責曼德時，她內心所經歷的經驗看來是第二種黑暗的例子；加爾瓦略山本身應該也是屬於這一種。它是這三種黑暗之中最具戲劇化的，或許也是我們大多數的人在反省我們自己生活中的黑暗時所思索的。不過每一種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以不同的方式深入變化我們。因此，在往後的各章中，讓我們依序地處理並看看我們能夠在天主的奧祕方式中發現到什麼。

## 註釋

1. 這裡所說的「使徒」，就是指那些被召「在此世」依照基督的信仰去生活的人們。在這種意義之下，結婚的夫妻要養家，在工廠工作，是照天主給他們的這種聖召而生活，一如那些教授宗教課的老師或本堂神父，都是「使徒」。
2. 我們會在第四章看到，在偉大先知蒙受召叫時也可清楚說明這一點。在每一個例子中（特別是梅瑟的反對，參出三11；四1,10,13和依六1-8，耶一4-10），先知意識到自己不配作先知。雅威清楚表達，如果他接受這個召喚，先知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講話，而是靠天主的德能在他們內發言：

上主對我說：「你別說：我太年輕，  
因為我派你到那裡去，你就應到那裡去；  
我命你說什麼，你就應說什麼。  
你不要害怕他們，  
因為有我與你同在，保護你——上主的斷語。」

（耶一7-8）

A glowing globe on a stand with a book on top. The globe is bright and has a textured surface. The stand is dark and has a book resting on top of it.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light gray.

*Darkness in the  
Marketplace*

第  
二  
部





## 第四章

# 沒有準備的準備

**就**如我前面所提的，我教分辨神類的課程已有數年之久。雖然近幾年來，「分辨」已在神學家與靈修作家中重新萌生了，可是在一般祈禱者的心中，這個名詞依舊是神祕且不清楚的。按我的看法，「分辨」基本上可以定義為祈禱與行動的交會點。也就是說，「分辨」是認出天主要我們做什麼的一種藝術：在我們的生活中，天主要我們做什麼；在我們實際的生活中，祂要我們怎樣追隨我們的聖召。這是表達祈禱者尋求「引導的祈禱」的專業術語。之所以稱為分辨**神類**，就如我們在第二章中所提的，我們戰鬥的對象不僅僅對抗血和肉，更是對抗「率領者和掌權者」（弗六12）。天主與魔鬼是互相對抗的「神」，試圖對我們的心靈說話，並引領我們的生活。魔鬼是個騙子，說話像似「光明的天使」（格後十一14），要判斷**誰**在我們心裡喊話，引領我們做什麼，需要豐富的經驗才能判斷正確。這些判斷由經驗

而得，我們稱之為「分辨」。

之前我們提過，「分辨」是十分具體的：它並不是在一般或在抽象方面去辨認什麼是對或錯的問題，而是要在我現在這個特殊而又具體的情形下，辨認出天主要我做什麼。例如：它不是指社會正義是不是每個基督徒聖召的主要部分這一類的問題；也不是詳述大家都該實踐社會責任的問題；更不是指司鐸與會士是否應參與政治，去推行社會正義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基督徒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近代幾位教宗都對這些問題發表了言論，也努力明確地把耶穌的福音教導，真實地運用在這些重要問題上。然而，「分辨」所涉及的，並不是原則性的範圍，而是給那些照主所給的原則去度基督徒生活的人，能在具體行動結果的範圍之內做出特別決定。就如我們在《祈禱入門》所說的<sup>1</sup>，合法權威的指導絕不能使成熟的基督徒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免於做分辨抉擇的需要與責任。譬如一位神父或一位會士按照參與社會原則的指導，一如上面所說的，仍然要問：在**這個**堂區（或在這所學校），面對**這些**人和**這樣**社會不正義的實際情形下，我應當做什麼？即使教宗與大公會議對這些問題的教導，比我所指出的有更加詳細的說明，熱忱的使徒依舊無法對這特殊的問題找到完整詳盡的答案，即使他完全熟悉教會所有的文獻。我想教會那些真正

的專家學者，對我們今日重大的社會問題依舊無法達到共識，就是最好的明證。

現在就綜合一下我們目前所討論的，「分辨」進到我們的生活直接引導具體的行動。「分辨」是設法回答問題：假定我以福音與教會的原則作為我的指導方針，天主願我在此時此地，怎樣以具體的行動來應用這些原則？有時，答案非常清楚；例如一個發過服從願的修女，當長上派她去執行一個特殊而合法的任務時，她就必須遵行；或是一個母親，在半夜裡被叫去照料生病的丈夫或孩子。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不需要「分辨」天主在此時此刻要他們做什麼；同樣的，在指定的時刻我為我的團體做彌撒，自然也不必分辨。

然而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許多的情況，天主的旨意並不是那麼清楚，即使我們對聖召的要求，有清楚的領悟也許下堅定承諾，有時還是不大清楚該怎樣去做。現在回到「鬧市中的黑暗」的情況，這是本書的主題，我相信這些灰暗不明的情況，在我們與天主日漸親密結合時，會越來越加普遍。我相信我們在祈禱時所遇到的黑暗與神枯，在我們對天主為我們的使徒性旨意感到模糊不清楚之中，將會找到回應。乍看也許覺得奇怪，一般人會

想，人離天主越近，應該會更清楚天主的旨意，或知道祂在想什麼。就如一般人所想的，「深度」祈禱的人，能夠獲得出神與安慰的平靜內在生活。在《井枯之時》的第二部分，我們已經指出後者的假設是錯誤的<sup>2</sup>。同樣的，恐怕前者也是錯誤的。

去年我在教分辨神類的課時，有一位同學問了我一個問題，使我對此論題有更多的反省。她是「道路聖母團體」（The Society of Our Lady of the Way）的團員，這是一個新興的在俗團體，四十年前經教會批准成立。在俗團體的成員，在傳統的修會生活與俗世生活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樑。他們發願，並且度著獨身生活。普通說來，他們住在家裡，也和一般人一樣工作。他們的使徒工作是無名的（他們沒有可作為區別的會服）。他們進入一般人的生活和職場環境之中，那是司鐸或會士比較不會遇到的。由於他們的同事並不知他們發過聖願，一般人認為他們和別人沒兩樣，而我們神父通常看他們是有品德的人。因此這些新興在俗的團員是徹頭徹尾地生活在「鬧市」之中。今日的教會有許多這樣的團體。道路聖母團體是由一位維也納的耶穌會會士所創，他們的靈修與我所屬的耶穌會非常相近。也就是說，這些團員，如同我們耶穌會會士一樣，蒙召成為「行動中的默觀者」，也就是他們所度的生活，不論是使徒性的投身或是正規的祈禱，

一切都是默觀。若用聖依納爵一句極有意義的話來說：他們的聖召就是「在一切事上尋求天主」。也就是劇除隱修院中那種傳統上隔離跪凳與鬧市之間的圍牆。

這樣的生活，在理論上是美好的，但實踐起來卻很困難。當我們談論枯井或黑夜的祈禱經驗時，就會產生更多的問題。這就是那位同學的疑問所引發的難題。她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的聖召是成為『行動中的默觀者』，就是不只在正規的祈禱中尋找並找到天主，連在我們一切的使徒工作中也是。那麼，我們在正規祈禱的黑夜中發生了什麼？我們覺得天主離我們很遠，我們似乎對祂和祂的行徑一無所知？那麼，我必須『給予』別人什麼，或在我們的使徒工作上要『回應』什麼？當我們在祈禱中好似失去祂時，我們如何能夠在一切事上找到祂？我們的使徒工作看起來像是無用和空虛的。」

我不知道我對她這問題的回覆能幫助她多少（我的答覆就寫在她的一篇讀書報告的結尾）。不過這個問題成了天主向我指出寫這本書的主要路標。它促使我更深入地探索，在我們祈禱的枯井與我們為主工作時遇到的鬧市黑暗之間的關連。它指出了整合祈禱與行動之間的困難，這是每個時代中的使徒所經驗到的，而

且在「行動中默觀」這句美好但晦澀難解的話中，也表露無遺。讓我們試著描述這種困難如何呈現在成熟祈禱者的生活中。

我們首次在祈禱中體驗到枯井，通常是發生在我們的工作十分順利，而且頗有成就的時候。當人們在井枯或黑夜的初期階段來找我指導時，他們通常會說：他們對自己的聖召滿意、工作順利，並且得到好友的幫助與支持。實際上，他們外在的順境，反而使內在感到黑暗與乾枯，令他們更加困惑。天主表面上的緘默或隱沒，很難與他們使徒工作的成就互相協調。我領悟到他們的內在與外在生活上的明顯矛盾，是一個最確切的標記，那就是他們所經驗到的乾枯是一個真正健康成長的記號。如果有很多外在的滋擾與不快，我首先假定這大概是他們內在困難的原因，那麼就該設法改善鬧市的情況，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天主的跪凳經驗。就如聖多瑪斯很久以前教導我們，假如能以本性的理由來解釋我們的經驗，我們就不必尋求超性的解釋。

天主一開始用這樣的方式工作有它的意義。如果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同時都有黑暗，大多數的入門者都會被沮喪壓得喘不過氣來而放棄。當我們成長得更加強健，對內在的黑暗也較習慣時，同樣會覺察到我們內在所發生的易於「溢出」到我們使徒性

的生活。即是如此，內在的黑暗與外在的黑暗，往往不會同時發生，而是更迭交替的。也就是說，我們有好多年會發現使徒性的成就和安慰的時刻，正是內在乾枯的時刻；反過來說，當外在遇到困境，我們內在卻深受天主的愛與祂的臨在所支持。這種交替與我們在《井枯之時》第三章所描述的內在光明與黑暗的交替變化相符合。我們提到過，天主運用這種交替的方式，來引領我們進入被動的默觀祈禱。藉著這種不可預測祂的親臨與隱沒的節奏，天主溫和地教導我們讓祂成為我們祈禱的主人。在此也是一樣，使徒性與默觀的果實以及外在的成果，這種有節奏的交替教導我們——被召叫成為行動中的默觀者——讓天主成為我們整個生命的主人。如果一個人真的成為行動中的默觀者，那麼天主就會接管他全部的生命和經驗：內在與外在（跪凳與鬧市）。按著我們所說的光明與黑暗的標準，意謂著兩者將會是黑暗的；但是天主是十分仁慈的，祂關切我們的成長，祂不會帶給我們「日全蝕」，除非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我的朋友所問的問題或許對我們更有意義。當祈禱是黑暗時，使徒工作會發生什麼呢？可能會發生各種不同的事情。通常在初期的階段，我們的行動生活、使徒工作是相當有成就和喜樂的。我們會感到驚奇，因為內在的黑暗意謂著我們成功的源頭

與原因是來自天主，而且好奇怪，即使天主好像不在時，使徒性的成就依然到來。因為我們是依靠祈禱來支持與光照我們（這是多年來早先學習透過從默想與想像力的默觀的井中汲水祈禱的成果）<sup>3</sup>，我們自然地認為，一旦祈禱的井乾枯了，我們將不能給予什麼。但是我們發覺並不是如此。不管我們悲痛的感受無法給予什麼，然而其他人似乎因著我們所做的得到幫助，因著我們所說的而受感動。

這種使人受益的「沒有準備的準備」極為奧妙，在我的生活中時常令我感到驚奇。我也屢次發現我所指導的人中有著和我類似的經驗。藉著事後的領悟，我現在甚至能夠看出早些年前已發生的某些跡象。過去我如何盡心盡力地準備道理，全神貫注、盡情發揮的講道，可是從聽眾事後的回饋得知，他們最受感動的地方是原先我並沒有計畫要說的部分，甚至連我自己也不曾意識到我說過那些話。首先這困擾了我。我想要說：「你們沒有留意到我努力要表達出來的洞見嗎？」無論如何，我漸漸明白，這是上主向我開了一個玩笑。同時我也開始笑我自己，笑我以為自己的努力與口才對於恩寵的工作是多麼重要。當許多的修士在祈禱方面逐漸成熟之後，與我分享他們自己同樣的經驗時，這一點就更為清楚了。

同時，黑暗與成果在我自己的生命中越來越明顯。正如某人的兒子在腰間束著皮帶，同時又掛著吊褲帶，我總是習慣將每件事都徹底準備好。當我試著準備道理，或有關祈禱的演講時，我卻越來越發覺有種無力感。我們在修院很早就起床，早餐前先做「默想」和彌撒。不同的神父輪流主祭，並在彌撒中講道。輪到我主祭時，我會在團體默想的時間反省當天彌撒的讀經，以便發現上主願意我給修士們分享的內容。但漸漸地在祈禱的時間，我變得無法「思考」。我發現這個令人洩氣的經驗，是來自於我喜歡事先計畫的天性和竭力集中思緒。因此乾枯與黑暗在我個人的祈禱中變得可以接受。我甚至學會接受這個事實，就是別人可能不是由我悉心準備的講道內容得到幫助。不過當我向別人講道時，「毫無準備」仍然有違我的個性。不過現在奮鬥似乎是沒有結果的。我只是想不出一個連貫的思想。

對天主發了一陣牢騷之後，終於讓我想通了，這真是天主的旨意和祂的作風。我的講道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打動修士們的心坎。我不敢說我會欣賞這種「沒有準備的準備」，只希望時間不要太久！然而我開始確信這一定是天主所願意的。因此我能夠了解並欣賞這種謙卑的價值。實際上，我認為舊約描述天主召叫先知的章節，在此時對我格外寶貴。最爲人所知的或許是《出谷

紀》第三章與第四章（梅瑟的召叫）、《依撒意亞》第六章1-8節，以及《耶肋米亞》第一章4-10節。在這幾個例子中，先知都堅決說自己不配作雅威的使者：梅瑟笨口結舌、依撒意亞是一個唇舌不潔的人、耶肋米亞還「太年輕」。但是他們人性上的欠缺似乎促使雅威召選他們。祂回應抗拒的耶肋米亞說：「看，我將我的話放在你口中！」這似乎就是上主願意在我內工作的真實寫照，若我以爲自己的話很有意義卻與天主的相牴觸，但願我讓我的话在我的思想和口中消失。

當我體會到這一點，並試著與主所做的合作（即便是現在，有些時候我仍會想我只是懶惰），結果證實我的分辨很正確。再者，我看到許多接受我指導的人有同樣的現象。在使徒性的層面上，有一個清楚的例證，也就是我們在《井枯之時》第六章所討論的，漂浮超越游泳的優越性。我們在本書的第五章與結語中也會回到這個主題。因爲我們人是喜歡掌控的，這絕不是容易做的事；不過，只要我們充滿信德讓上主來掌控，結果是清晰可見的。

或許需要強調的是，我並非鼓勵故意不做任何準備。所有偉大的基督宗教的祈禱大師，在談論「被動」或傾注的祈禱時，都

強調我們仍然是中介者——藉著我們個人的反省、意志的行動和口禱積極地尋找天主，只要我們能夠這樣做。努力尋求被動性與空虛自己，會使恩寵提前。在祈禱中的枯井或黑夜是天主白白賜給的恩惠，完全超越我們人性所能達到或應得的。我們應謙遜地等待上主，並高興地踏著本性的途徑向前邁進，只要祂要我們這樣去做<sup>4</sup>。同樣的，當我們還能做屬於我們的本分，卻沒有準備去宣講祂的福音，或做祂的工作，那就是僭越或冒犯上主。在祈禱中這樣，在使徒工作上也是如此。當我們什麼都不能做，但在我們不明瞭的方式上，某些事情在我們內並透過我們成就時，這個時間或許就來臨了。這就是富有使徒工作成效的無能為力，我稱之為「沒有準備的準備」。我想這就是鬧市中三種黑暗的第一種。

我所描寫的經驗是我個人及其他眾多祈禱者的經驗。例如：有時我去講道或教學，向天主的子民宣講上主的福音，當我在祈禱中尋求分辨天主願意我說什麼或做什麼時，腦子裡一片空白。這好似祂對我說：「放心，你只要保持安靜、空虛並懷著愛。讓我來操心我要透過你說和做的一切。」儘管我勉為其難地不做準備，到了時候，我卻發現我自己準備好了。還有另兩次的經驗也是如出一轍。這兩次的經驗都是我的親身經驗，但是也從我所指

導的人的經驗，充分地獲得證實。

有一個經驗恰恰與我作靈修輔導者的工作有關。我想我已經指出靈修輔導的核心就是分辨。人們來到靈修輔導者那裡，爲了就是聆聽天主向他說什麼：這是一種聖事性的情況，並不是一種由上而來神聖命令的機械式聲明。天主話語的主要分辨者是受輔導者自己。據我看，輔導者是一位詮釋者、一位偕同分辨者，他們一起聆聽和了解天主愛的話語。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向受輔導者解釋爲什麼我這樣分辨他的情況，通常是有幫助的；就是提出引領我斷定這經驗是由「善神」或不是由「善神」而來的理由。用這種方式，受輔導者更能明白在他們的生命中發生了什麼，而他們將來也能更有自信地、更精確地做分辨。但是，我有時發現自己覺察或意識到他們的經驗確實是或不是來自天主，卻無法確切地說出爲什麼。也就是說，提不出任何理由說明爲何這樣判斷，我覺得我「就是知道」是善神或惡神在受輔導者身上工作。出於友誼與信任，通常受輔導者會接受我的直覺判斷。可是如果他困難接受的話，我則無法提出更進一步的解釋。

這種「沒有準備的準備」模式，已經成爲我作靈修輔導者經驗的美好部分。它總是讓我回憶起我早期司鐸生活的一件往事，

那時我還是印第安納州聖母大學的研究生。當時在校園裡有幾位就讀研究所的修女，她們常來請我指導。那是在1960年代的後期，修會的生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有人說一夕之間修道院變成鬧市。那些從仍然「保守」的團體來的修女，發現她們在聖母大學更能自由地表達自己。我要談的那位修女是從一個非常傳統的背景來的。當我們分享的時候，就越來越清楚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修會的結構，而是信仰本身<sup>5</sup>。時代的動盪迫使她面對信仰的深淵。她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直爽而又真誠。有一天她對我說：「我問你一個問題：天主對你是不是真實的？」那時我愣住了，不知所措。遲疑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後，我回答說：「是的，我肯定天主是真實的。但是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向妳證實。」她的回答使我驚奇，也讓我感到自謙。她說：「不，那並不需要，只要我知道天主對你是真實的，這為我就有足夠的理由繼續去尋找。」

「沒有準備的準備」！那一天我得到了一個教訓，就是天主怎樣藉著我而工作。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教訓。我不知道我那位修女朋友是否找到了她所要尋找的。我們已經有好多年沒有見面了。但是我為那一天所學到的教訓感謝她。我現在為她祈禱，一如往日我為她所做的，祈願她的誠實能夠由她尋求的天主那兒得

到豐厚的賞報。

最後這類的經驗在我看來，具體展現了我們談論的「沒有準備的準備」，我稱之為「天主的意外事件」。當我回顧我自己的生活時，重要的轉捩點不僅不是我所計畫的，而是那些相反我的意願和期許的事情。當時的那些事件似乎破壞了我要事奉祂，並承行祂的旨意所做的計畫（而且我以為那也是天主的計畫）。只有藉著事後的領悟，我才明瞭這些表面看起來是破壞的「意外事件」，原是天主上智的作為。這些意外的事件成了連接我生命的一條線。在我首次認真地與耶穌會會士接觸的五、六個星期後，我突然地、意想不到地入了耶穌會，這條線從那時便牽引我直到今日。這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一兩個例子，也許能使要點更加清楚。當然這是我自己的故事，希望不會給讀者增添負擔，而能幫助讀者回顧生命中類似的模式。因為我真的相信，就是這些「天主的意外事件」使游泳者變為漂浮者，使人從「為天主工作」變為「做天主的工作」。祂教導我放手，即使我們盲目地堅持我們的計畫與想法。

初學的時候，我們的初學導師是一位真正有傳教士心火的人。就我所能的回想，當我成為一位耶穌會會士時，我沒有作傳

教士的想法。可是這位初學導師，雖然他從未去過傳教區，不過他將傳教的精神灌輸給我們，並告訴我們到外方傳教是耶穌會會士為教會服務最理想的工作。聖方濟·薩威（St. Francis Xavier）對他是一位英雄人物，而且這份熱忱是具有感染力的。因此，毫不驚訝的，我自願申請到傳教區。當耶穌會總會長神父要求一些會士自願去日本傳教時（日本那時正從殘酷的戰爭中恢復），自然的，我就申請前往。菲律賓原是紐約會省的傳教區，而日本是普世耶穌會的共通使命。既然總會長神父說日本最需要神父，我就自告奮勇前去。我很快知道我被接受前往日本。這意謂著當我的同班同學被派往菲律賓時（英語是當地的通用語言），我不能夠前往傳教區。因為我需要兩年的時間學習日語，因此我被告知我必須留在美國完成大學和碩士學位，然後前往日本的語言學校。在這期間，我儘量閱讀一些與日本有關的書籍，甚至學了幾句日語（同時也遇到一位靈修大師）。後來，當我的學業快要結束時，我的長上召我去談話，並且告訴我我要去菲律賓！什麼理由也沒說；數年之後，我才知道改變的原因，這讓我更驚嘆天主如何以曲線劃直線。我當然不反對前往菲律賓。的確，自從我被派到菲律賓，到現在已經有廿四個年頭了，這個可愛的國家是我生命中的一大祝福。但是當時真覺得天主實在不按牌理出牌。

慢慢我理會到，當一個模式定了之後，會一而再、再而三地

重複：我被安排研讀科學哲學，後來被派到聖荷西修道院服務；最後，派遣我教靈修學與分辨神類（看起來這與科學哲學毫不相關）。不過這項任命後來卻引領我寫了三本書。就如我所說的，這些「天主的意外事件」至今在我的生活中，成了重要的轉捩點。的確，正因為我想知道明天會帶來什麼，我現在幾乎都在期待那不可預期的。後來當學生問我做靈修指導工作最好的準備是什麼，我半開玩笑地說：「要有科學哲學的學位！」<sup>6</sup>

當我回顧這幾頁時，覺得有些不自在，因為提到了很多次的「我」。真實的告白絕不是我的喜好。不過，這可能是唯一的方法，將血與肉放在我們思想的骨骼上吧！我希望我的分享能激起每位讀者注視他生活的深處，發現天主在鬧市的第一種黑暗中的工作模式。我試圖分享的是，我已經在我的生命中發現三種「沒有準備的準備」：身為一位祈禱者，當我要去宣講或教導時，我先祈禱以求獲得指引，卻發現腦中一片空白，上主似乎只是要透過我自由地說出祂所願意說的；身為一位輔導者，當我感受或意識到什麼為受輔導者是對的，卻又無法說出為何它是對的，或是提出我判斷的理由；身為一位使徒，在我生命的轉捩點上，似乎是「天主的意外事件」引領我走往正確的方向，雖然那不是我所期待的，也不是我所渴望的。

天主的「沒有準備的準備」的實例不會只有區區數個。不過它們可以弄清在鬧市中的第一種黑暗的模式。在最近的幾年中，我有時感到我的生命好似一座大廳或一條長廊，裡面有許多關閉的門。當我試著開這些門時，有的鎖上；但是其他看起來不怎麼起眼的，卻容易開。這些鎖起來的門是無法打開的，至少為我是如此。可是那些能打開的門，會引到新的門，以及新的驚奇。如果我堅持打開那些鎖起來的門，整個經驗是令人挫折的。但是若我以一顆敞開、接受的心神一一探索，試著打開其他的門，而不是強行開鎖——要是我對天主掌管著鑰匙的事實感到高興——那麼我整個的生命，透過祂為我選擇的房間，能夠變成令人興奮、驚奇的旅程。

## 註釋

1. 參照《祈禱入門》第三章〈祈禱在於分辨〉，55-56頁：「基督徒應該在自己的生活中，去發覺天主的旨意。權威可以幫助他們（例如提供有關墮胎、信仰、社會正義的正確指引），但權威絕對無法列出所有細節，告訴每一個基督徒該如何過日子。感謝天主，我們沒有這樣使用權威；若是如此，基督徒永遠停滯在青少年期。」
2. 參看本書第三章，摘述出開始接近天主之光的人所遭遇的困難。
3. 參看《祈禱入門》第六章以及《井枯之時》第一、二章。我們在《井枯之時》的第二章強調祈禱的水（神慰），正是為了灌溉我們生命中聖德的花朵。
4. 聖女大德蘭在此是一位好的嚮導。特別參看《七寶樓台》第五樓台第三章。她說對神聖唯一必要的結合，是讓我們的意志與天主的旨意相結合。這種結合是可能的（至少在理論上），即使這個靈魂在此生從未經驗枯井的傾注默觀。同樣的，《不知之雲》的作者警告他的弟子，不要把這本為他們所寫的書傳給任何人，除非清楚知道主已親自引領這個人踏上「不知之雲」或傾注默觀的途徑。
5. 當我回頭看，我想這個重要時代的真正危機是信仰的危機。過去，我們所生活和推動的複雜精細的宗教結構，隱藏並且避開了信仰的不成

熟危機，以及齊克果式的「不確定性」。一旦這些結構受到質疑，往往會被移除，人們就要面對一種可怕的現實，即人們的信仰可能建立在這些結構（舒適、確定且熟悉）上，而不是在結構背後的神聖奧祕的天主。如果聖十字若望是正確的（參閱《攀登嘉爾默羅山》卷三，特別是卅三章至四五章），這種可怕的現實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恩惠。這為教會是一個「黑夜」的開端，藉此我們會被吸引與天主相遇，而不只是些對天主形象的相遇。當然，最後的結果憑靠我們是否願意冒著黑暗的危險而定。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可以緊抓住那些安逸的形象和結構，或是用新的形象和結構來取代那失去的。新的可能比舊的好，但是這些仍然只是形象，而不是生活的天主。

6. 科學哲學和靈修的笑話聽起來可能有點怪，但我確實相信，研讀科學哲學對靈修大有幫助。我接受的全憑觀察、實驗及假設的訓練，為我對內在生活的整體研究，有至深影響。我發現我自己對於重要的概念架構，以及將人歸類的心理理論，都十分謹慎留意。理論是好的，在靈修上如同在服務上，但唯有以經驗開始，並且回到經驗作為最終的證實。事實上，我的論文指導老師 Ernan McMullin 神父。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哲學家，而且也是一位真正屬於天主的人。無可置疑的，我將自己的生活與思考這兩個領域結合起來，確實有許多幫助。



## 第五章

# 無論環境是好是壞

**第**三章末尾提到，我發現一旦我們的內在開始生活在枯井或黑夜的生活中，我們的行動生活就面臨三種鬧市中的黑暗。第一種我們已在第四章討論，我稱之為「沒有準備的準備」。這種黑暗並沒有使徒性的挫折與失敗的感受，而是一種我們不曉得為什麼或如何發生的，有使徒性成效的經驗。這是一種晦暗不明的黑暗，沒有痛苦、沒有失敗也沒有挫折。這就是為什麼我在第三章指出，這個是三種黑暗中最討人喜歡的一種。

當然，即使在此也有一種最初的焦慮。要宣講卻不知道該講哪一點，這為任何一個看重自己聖召的人，無疑地是一件令人不知所措的事。或是一位靈修導師，卻無法解釋自己對分辨神類這種「直觀」判斷的基礎；或者發現一個人盡最大的努力，準備接受一再發生的「天主的意外事件」。這些情況會令人不知所措。

許多良善的人或許從未真的發現和接受這些事件對他們的使徒工作的真正意義。但我們若真的了解所發生的一切，並且能夠以輕鬆、放手，以及自由地漂浮來回應，那麼我們就學會在鬧市的黑暗中生活，不再感到困擾，反而覺得喜樂。畢竟，講道真的幫助別人；輔導者的直觀判斷確實在受輔導者後續的生活經驗中證實是正確的；天主的意外事件所獲致的成果，證實遠遠超過我們所有的計畫和希望。喪失掌控起先是很難接受的，但是結果可以為這冒險說明一切。

雖然我們在第三章說過，這只是我們在積極生活的使徒性鬧市中的第一種黑暗。第二種黑暗更加痛苦。我所描述的是：「我們的努力遭受到挫敗與拒絕，甚至受到一些好人的責難，並懷疑我們的動機是否純正，雖然我們盡心竭力地事奉上主和祂的子民」。這種型式的黑暗不僅是含糊不清，而且外表看來是失敗的。它遠比「沒有準備的準備」更加痛苦，遠超過最終的聖化。的確，它是我們生活中的苦難：「我可在我的肉身上，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哥一24）。但是這些話語仍無法表達這經驗的痛苦。保祿在他的晚年寫了這些話，並且說：「我為你們受苦，反覺高興。」然而，保祿在痛苦中並不是常常這樣喜樂，也不是十分清楚這痛苦的深切意義。數年之前，當他在寫《格林多

後書》時，很焦慮地描述他經驗到的苦難。這個苦難不僅為格林多人，而且也因他們對他的態度所造成的<sup>1</sup>。保祿在此反應出革責瑪尼莊園的焦慮，遠超過在加爾瓦略山受苦的勝利喜悅，以及他在給哥羅森人的信中凱旋的喜樂。痛苦本身並不是毀滅性的。可是，當天主似乎不在時，我們便無法確信我們是否在祂那一邊。這種痛苦實在無法描述。祂的愛越是成為我們生命唯一的光時，我們的痛苦就越大。我意識到內在與外在，在跪凳與鬧市之間的關係，在這一點上變得更為堅固。也就是說，我相信，一位成熟祈禱者在黑暗的**痛苦**，與其說純粹來自靈魂內的考驗，不如說主要來自我們之外，來自能淨化我們的世界。我是從困惑中慢慢得到這個信念，讓我試著更進一步解釋，為什麼我認為鬧市通常是這種苦難和痛苦的來源。

我在《井枯之時》一書中提過，我們能夠並應當慢慢學會的，是在祈禱的內心黑暗中怡然自得。一旦我們學會優雅地漂浮，黑暗就不再是憂苦的經驗；靈魂在黑夜中的焦慮與混亂，並不是來自黑暗本身，而是我們不了解，也不接受黑暗是淨化與轉變的正常方式。當天主的愛對我們變得絕對重要時，我們害怕已經失去天主。受輔導者不知有多少次告訴我：「如果我確知這是天主對我的旨意，我就不會介意『祈禱』的乾枯和無能為力。真

正令我痛苦的是，害怕這可能是我自己的過錯，我可能令天主不悅，並因我自己的罪過，招致天主離棄。」這需要好幾個月的工夫，才能說服他們，他們真的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可是一旦他們相信，真的是天主以乾枯和黑暗來淨化他們，並且了解這樣經驗的根由，正如我們在《井枯之時》第四章及第五章所描述的，他們就會找到平安，並在黑暗中怡然自得。那麼，黑暗的經驗不再是憂苦與乾枯的經驗。實際上，它是一種安慰的型式，因為在黑暗中有平安與深刻的喜悅。原來這是天主「愛的注視」，是聖十字若望所描述的，一旦黑夜開始時，靈魂應保持的正確態度。<sup>2</sup>

一旦這黑暗的「愛的注視」真實發生在我們身上，即使在黑暗中，仍有一種內在的寧靜。那麼還會發生什麼？仍然會有疑惑與焦慮圍困我們的時刻，並且也會感覺到我們再次沉沒在天主不存在的大海之中。但這通常是短暫而強烈的，突然提醒我們，我們的平安純粹是恩賜，並不是做了什麼才賺得天主對我們的愛。之後黑暗的平安就又回來了。我不完全確知天主為何用這樣的方式工作。聖十字若望談到，我們人性的軟弱會要求這些「深淵邊緣」的經驗趕快過去；上主對我們的考驗，絕不會超越我們所能承當的。我也感覺到它們變得越短，越不頻繁，因為黑暗的經驗慢慢使我們遠離了那些擾亂我們平安的一切刺激。當我們的依戀

之情一一被剷除（雖然需要一生愛的時間才能完成），它就越來越不能擾亂我們的靈魂。我們會越來越確定，上主就是愛這樣的我，祂也負起全責來醫治在我們內任何阻擋愛的事物。這個確信帶來的內心寧靜是枯井的一個最大恩惠：如果祂完全接納我這樣的一個人，我還怕什麼？還有什麼使我不安呢？「若是天主偕同我們，誰能反對我們呢？」（羅八31）保祿這種凱旋的肯定，逐漸成為我們在靈魂之夜的黑暗中，對試圖攻擊我們的一切疑慮所做的回應。

正如我提過的，這種平安與確信，即便在黑暗之中，仍是脆弱的；也就是說，如果上主撤去祂賜給平安的手，它可能立刻就會瓦解。它是一種奧妙的平安，就算在最好的狀態也是如此。因為它是在靈魂的內心，而不是在「表面」。這個表面是我們的感官生活，這些感官在今生絕不會享有完美的平安。當枯井或黑夜變成我們祈禱中平常的經驗，感官在我們的祈禱中便越來越沒有角色，最後一點作用也沒有。那麼在祈禱本身，除了我上面所說的那種「深淵邊緣」的經驗外，感官就沒有多大的空間來擾亂我們靈魂深處的平安。那就是我在前面幾頁說，為什麼我相信在我們成長時，我們生活的痛苦與枯竭，很少會進到我們祈禱之中。我們接受黑暗；我們安心地處在天主淨化的缺席中，也安心處在

罪過中，我們知道現今只有祂能治癒我們的罪過。那麼，還有什麼能在祈禱中擾亂我們呢？

可是我們並非完全沒有苦惱與滋擾。我想這就是「鬧市」（不論它是隱修會的團體生活，或一個使父母苦惱的家庭生活）開始在淨化我們的情感上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我說過我相信，一位成熟的祈禱者在黑暗的痛苦，與其說是來自靈魂內在的考驗，不如說是來自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或許前面幾段的說明讓我們更容易了解為什麼是如此。一般說來，真實的枯竭包含我們的感官和官能——領悟力、想像力和記憶力，它們與我們的感官生活緊緊相連。在祈禱的黑夜中，這些官能與五官慢慢地隱退。它們在「愛的注視」祈禱之中，沒有發生任何作用。這「愛的注視」就如陶工手中的黏土（有時沉默無語、毫無知覺）。那麼枯竭是無法進入跪凳中的。<sup>3</sup>

然而相較之下，我們只能透過我們的五官，到達我們生活的鬧市。我們宣講、教學、分享、鼓勵、學習和愛人，這些都是靠著我們的眼睛、舌頭與耳朵。凡是五官能夠進入的地方，魔鬼也能進入；既然牠可以進入，痛苦與枯竭也可以。即使在小聖堂是平安的，在鬧市仍會是混亂的。

具體地說，這意謂當我們已經習慣於祈禱的黑暗，我們仍然在我們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與失敗。首先我們發現，很難與那些純粹以自然主義的眼光看待人生的人建立起共同的觀點。一旦上主對我們是那樣真實和重要，我們就很難（並非不可能的）與那些毫不重視或不在意上主的人交談。這是痛苦的事，因為這些人可能是我們非常親密的家人或老朋友。可是這並不是我在這一章所談的主要的痛苦。那些漂浮在天主海洋中的人的確很難與在岸上的人分享，因為那些在岸上的人認為海洋是虛幻不實的。然而，當游泳者與漂浮者（他們都發現天主的海洋）發現彼此難以溝通、了解時，那才是最深的痛苦。「為天主工作」的人（游泳者）和「做天主工作」的人（漂浮者）都與天主有關，並且或多或少都以天主為他們生活的中心。無論溝通不順或有所誤解，都會造成雙方難以彼此接納，或是無法相互理解。我們雙方都是全心為同一個主，為什麼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卻相互抵觸？

假如我自己和那些我所指導者的經驗是可靠的，由我所服務的人，尤其從那些主內的同工而來的疏離感，便是在鬧市的黑暗，也就是我稱之謂我們生活中的苦難的最大黑暗。我並不是不把身體的痛苦，或是我們物質生活所會遇到的困難當一回事。這些困難包括：擔心付不起水電費；工作枯燥無味，猶如用水澆枯

木，徒勞無功；令人煩惱的疾病，耗盡了我們的力量，破壞了我們的計畫。所有這一切的確都是淨化我們黑暗的一部分。但是為那些向天主說「是」，尤其接受祈禱枯井的人來說，我懷疑這些擾亂能「傷害他很深」。這些擾亂或許在我們低潮時，會困擾我們並令我們痛苦，但是當我們恢復平靜，就會覺得忍受這些擾亂用以回報主耶穌在世時，為我們受苦所付出的聖愛，實在算不了什麼。就像有人說：「不論『如何』，我們都可以忍受，只要我們知道是『為什麼』。」也許這就是「孤兒樂園」（Boys Town）那張年代久遠且經典的電影海報所要表達的：一個少年背著一個比他更小的小兒麻痺的男童，海報的標題是「他不重。他是我兄弟！」

然而，萬一我們所背負的弟兄不感激我們的幫忙，那該怎麼辦？萬一他不想接受幫助，不承認自己是個殘障者，那該怎麼辦？的確，這種會踢人且口出惡言的殘障者，即使他是我的兄弟，也很沉重！如果我也是一個殘障者，他就會說：「你要背我，你以為你是誰？你比我好到哪裡去？」當然，他是對的，在靈性的生命中，我們都是殘障的人。

我們在《井枯之時》已經提過，我們對自己的罪的意識日益

增長，是內在生活成長最確切的一個記號。一旦我們的祈禱邁入「默觀」，也就是接納性的被動，這就更為真實。當黑夜來臨，靈魂就會更加意識到天主神聖的光明，與自己罪惡的黑暗之間強烈的對比。如果這種對罪的意識性是來自天主，就如我們所說的，它總是帶著一種神祕和深沉的平安。假如是一種很脆弱的平安，魔鬼就會開始擾亂。我們看到我們的罪惡性，以及天主的神聖，我們也體會到天主毫無理由地愛我們。實際上，以人性來說，我們越成長，就越無法理解祂應該或能夠愛我們。我們就像一個貧民窟的女孩子，受到一位王子的追求。當王子出現並且表達他的愛時，他們的背景與文化之間的差異極為懸殊，但由於王子非常愛她，彼此的差異似乎就不是問題，變得不那麼重要。可是當那女孩獨處的時候，特別是在自己生活的環境和家人當中，她很容易懷疑王子怎麼可能愛上她。是不是這樣的婚姻一開始就注定失敗？許多朋友會告訴她一定是如此。畢竟，他們會說，你能夠帶這個女孩子離開貧民窟，可是你絕不能把貧民窟從她心中除去。即便王子返回聆聽她的疑惑，再次保證對她的愛，她仍然懷疑，一旦王子領悟到要同她這樣的一個女孩子生活一輩子，是否他還會繼續愛她？

假定王子依然告訴她，他不僅僅深愛著她，而且還願意她成

爲中介人，把他的愛傳給她那些貧民窟的夥伴。並且王子還要她留在貧民窟中，而不是逃避到王宮，以免她在那裡抹去她的過去；如果到了王宮，還得盡心竭力地學習成爲王妃。那麼她夾在兩個世界的張力會變得越來越大。即使她學會優雅地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她依舊對那些只知道貧民窟，而不想認識其他事物的人構成威脅。甚至那些夢想逃離貧民窟的人，也憤恨接受與他們同類型的人的援助。

耶穌在祂的生活中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三部對觀福音都記錄了，那是祂公開生活中最痛苦的日子：「耶穌從那裡起身，來到自己的家鄉，門徒也跟了祂來。到了安息日，祂便開始在會堂裡教訓人：眾人聽了，就驚訝說：『他這一切是從哪裡來的呢？所賜給他的是什麼樣的智慧？怎麼藉著他的手行出這樣的奇能？這人不就是那個木匠嗎？他不是瑪利亞的兒子，雅各伯、若瑟、猶達、西滿的兄弟嗎？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們這裡嗎？』他們便對他起了反感。耶穌對他們說：『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鄉、本族和本家外，是沒有不受尊敬的。』耶穌在那裡不能行什麼奇能，只給少數的幾個病人覆手，治好了他們。他因他們的無信心而感到詫異，遂周遊四周各村施教去了」（谷六1-6；參瑪十三53-58；路四16-30）。耶穌在自己的本鄉「不能行什麼奇

能」，因為「他們缺乏信心」。他們便對耶穌起了反感，而無法接受、承認天主在耶穌身上的工作。「祂因他們的無信心而感到詫異。」（谷六6）

馬爾谷告訴我們，耶穌感到「詫異」，是因為祂的親戚、鄰人和本鄉的人對祂沒有信心。如果我們贊成近代的神學觀點，認為耶穌的人性意識是逐漸成長的，也就是祂在成長之時，逐漸意識到自己之所是，以及祂與天主是一體的，那麼我們就可照字義來了解「感到詫異」的意義。耶穌一定會驚訝，並對他們的反應深感痛心。路加在敘述這個事件時，將耶穌同鄉對祂的敵對與排斥描繪得更為生動：「在會堂中聽見這話的人，都忿怒填胸，起來把他趕出城外，領他到了山崖上——他們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他卻由他們中間過去走了。」（路四28-30）

我在寫這幾行時，是在自己的家鄉、我母親的家中寫的。家的意識十分強烈。我感受到在菲律賓住了數年之後回到家鄉的喜樂是非常真實的。我在本堂講道並舉行彌撒，也給我本鄉的人辦講習會和避靜。或許我以神職的身分為本鄉服務所得到的那種喜樂，更能呈現出耶穌在本鄉的痛苦經驗。當我理會到我的經驗與

耶穌的經驗之間有多大的對比時，我覺得我有些被寵壞了，甚至有些罪惡感。雖然我受寵，我也能體會出耶穌被排斥的經驗的意義。在一些小事上（我缺失的部分），我也體會到那種感覺。我也學到了這為我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對那些只在一次避靜中遇到我的人，或只讀過我著作的人，有時我對他們的影響遠比與我同住或每天來往接觸的人要大得多。有時候一個本堂神父或一個修院的靈修導師，會感覺到堂區的教友，或他修院的修士是最難教導的聽眾，就是因為他們與他太熟悉了，他的智慧話語對他們成了「老生常談」。

修會會士之間也是如此，雖然他們彼此強烈意識到要友愛團結，但並非總是相互支持。我們常常對別人要求太高，又吹毛求疵，認為那些與我們親近的人所做的種種好事都是理所當然的，並且只注意到什麼需要改正或改善。不久以前，一位朋友，也是修會會士寫信給我，對我所寫的書有所評論，他說：「在我們的修會團體中，我們有許多賦有才華的人。但我們的才氣卻在彼此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多麼令人慚愧。」然後，他提到他先前的一位同學，自從離開修會之後，以一般身分所寫的東西非常受到歡迎。他論及這位朋友說：「我懷疑如果他還是修會會士，他的著作是否能夠出版問世，是否能有這樣大的影響力。」或許他

在修會中能做出更大的貢獻，不過，提出這樣的問題，多麼令人痛心！

我所指導的神父、修士，或是修女，他們是非常熱心、富有祈禱精神的人，但好多次我發現，他們與團體的其他人在來往或共事上有很大的困難。我也多次指導關係不好的兩個人，我對他們都很認識，他們雙方都有深刻和堅固的靈修。或許他們是彼此的十字架！

這就是我們默觀生活的鬧市中第二種型式的黑暗：痛苦與挫折來自我們外在生活的失敗，尤其是尋找天主的失敗，也來自不能像基督一樣對待我們所服務的人，以及與我們一起服務的人。我確信凡是讀到這一段的人，都可由他過去的經驗明白我所說的是什麼。這樣一種黑暗的存在是不大需要證明的。然而，我們所要表明的，並不是黑暗的存在，而是為那些被引入黑夜或枯井的人，這是一種轉變與淨化的過程。那麼就讓我們繼續探尋，看看為什麼是如此。為什麼不把這樣的失敗與挫折僅僅歸咎我們自己的過錯，或是別人的惡意與盲目所造成的呢？若說這種黑暗為我們在聖德上的成長是必須且無可避免的部分，這樣是不是太簡單，也太宿命了？

我並不這麼認為。請記得，當我們向上主的黑夜說「是」的時候，我們的確向祂在我們內聖化的工作說「是」。可是我們離神聖太遙遠了，即使我們完全委順於愛之後，我們依舊還有許多妨礙我們與天主結合的因素。假如我們能一次而永遠地委順天主，之後就不再有痛苦，這該多好，也就是說，痛苦是來自於我們不願意真正地放開我們的生活。如果我們渴望漂浮，卻又緊緊抓住岸上習慣的舒適生活，當我們最後決意放開碼頭，投入海中，那是一種極大的釋放。但是若我們被海藻纏繞，並且被海中的漂流物所圍困，即使做了放開碼頭的重大決定，也不表示我們的困難就會結束。我們不再存心緊抓任何碼頭，但仍有許多東西依附著我們。我們自由地決定離開碼頭漂浮在海中，這的確很重要，不過這個決定本身並不能使我們成為漂浮者。我們新的環境可能令人感到挫折，特別是我們無法擺脫那些糾纏我們的海藻，而那些海藻令我們有窒息的危險。我們已經做了我們所能做的放手離開碼頭，然而我們還是不能自由地漂浮！

自然，這就是上主來接管解放工作的時候了。正如我們在《井枯之時》第二部分所提及的，祂就是藉著黑夜的經驗這麼做。正當我們爽快地鬆開對碼頭的執著，投入大海中漂浮，我們仍然為許多事情纏繞。正如前面所述，這種「沒有準備的準備」

的奇妙現象是上主所用的方法之一，要我們從按本性價值、本性行動方式的海藻糾纏中解放出來。我們若是無罪的受造物，這種鬧市黑暗的喜樂就足以使我們自由地漂浮。假定我們理解天主的唯一困難在於人性與神性之間的深淵，至少一旦我們自由地委順於祂的愛，也就不需要任何痛苦的黑暗。但是不幸地，我們不僅僅是受造物，而且還是罪人。即便我們開始為愛的上主生活，我們的愛仍然包含許多自私與自負。即便我們自由地自我奉獻為事奉上主而生活，我們的服務仍然有許多的自我意志與自我追尋。我們在《羅馬書》中所描述的聖保祿的情況中找到自己，他寫道：「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麼，我所願意的，我偏不做；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做」（羅七15）。他不但不能做他渴望做的神聖、良善的事（因為他只是人，不是天主），而且他發現自己做了他所痛恨的邪惡的事。

本性是可以改變的，但是先得將罪惡根除。因為罪根是如此深又廣，這個根除的行動無可避免地會有挫折與痛苦。耶穌是純潔無罪的，我猜想祂所感受的痛苦，不是來自祂自己，而是來自那些在祂周圍，以及祂呼吸的空氣中的罪惡性。然而我並不是無罪的。當我努力培育修士，幫助他們將來成為好神父時，有許多自愛夾雜在使徒的熱忱之中。當我在尋求我耶穌會弟兄的支持

與鼓勵，我尋求贊同與認可的渴望包含著不少的自私。我並不希望是這樣的。若我能純粹地為天主的光榮而做，那該有多麼美好呀！若能知曉上主因我的行動而高興，那該是多麼令人喜悅呀！這就是我所渴望的，而且慢慢地——非常、非常慢地——來到我的身上。而這就是本章的主題，正是失敗與挫折的磨砂紙改變了我。

我提過這黑暗之火如何在我內心進行淨化效果的發現，是我一生之中最深刻、最寶貴的功課。假如我總是成功順遂，並受到重視，那麼我對天主的熱忱將含有許多自愛。但是，每次我遇到誤解、批評，甚至否定時，我就被迫自問，我究竟為何工作？為我自己，或為主？若是為主工作，我為什麼還會如此心亂並感到悲傷？當然，這很容易為自己做辯解，因為天主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而我的痛苦就是因為祂受到了冒犯。然而，真是這樣嗎？我是否讓主來替自己講話？把我的利益看作天主的利益（真實的聖德），以及把天主的利益當作是我個人的利益（最後所貪的是虛榮）之間有著天壤之別。這個差異是多麼的微妙而難以描述呀！我們在生活中多麼容易將這兩者混淆。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多年來常常這樣祈禱：「主啊，

我受到這樣情況（或這個人的行爲）的困擾如同祢受的一樣，不多也不少。如果祢生氣，讓我也生氣。如果祢不介意，就讓我分享祢的平安。」很神奇也很謙卑，每每我這樣祈禱也真的這樣意會，我的煩惱就立刻煙消雲散了。我所說的謙卑，是因為它清楚地指出我的煩惱多半是來自我自己，來自我受傷的自愛，以及我自以為正義的熱忱。只有這第二種型式的黑暗——加爾瓦略山失敗與挫折的黑暗——才能帶給我事實的真相。唯有加爾瓦略山的黑暗才能夠治癒，並且帶來光明。

在《井枯之時》第四章，我提及我談論過好幾次的經驗。我在馬尼拉大學以前的學生邀請我給他們證婚，婚禮經文中有一句話令我感動，讓我停頓下來。當我邀請他們跟著我複誦結婚誓詞時，我懷疑他們是否真正了解他們彼此許下「無論環境是好是壞」的意義。我在《井枯之時》說過，我懷疑他們真的了解這個許諾的真諦。為一個廿五歲的年輕人來說，這句話可能意謂著「我希望並期待著常常是『好』的，如果『不好』來臨，我會努力信守我許下的誓願。」在我們這個許諾無法持久與破碎婚姻的時代，一個年輕人能做出這樣的許諾是英雄的行爲。可是悲劇在於我們的時代已經喪失了「無論環境是好是壞」的真諦。由相愛的人所組成的好的婚姻，「壞」與「好」同等重要，甚至如同

「好」同樣珍貴。兩者為愛都是必須的。在好的時候，我們嘗到愛的喜悅；在壞的時候，我們學會（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學到）無私地愛。這個「壞」把我們從愛帶入真正的愛。

我再次提起《井枯之時》的這個經驗，是爲了說明在我們內在在生活中枯井的淨化黑暗的價值。我們在這一章所發現的，就是聖化我們的「壞」不僅在跪凳上來，也在鬧市中到來。事實上，我在本章一開始就指出，要是我們對內在的黑暗越能安然自在，鬧市的黑暗對我們的聖化就越來重要。我們的感官是最後轉化的部分。這些感官是我們連結鬧市的一環。當意志早就委順於天主以後，感官仍然在抵抗（猶如迷失在深山中的戰士一樣，雖然戰爭早在三十年前就結束了，他卻以爲還在打仗）。倘若我們是天使，或被召叫爲天使，我們就可以放棄這些感官，任它們自生自滅。我們可以藉著極端的沙漠靈修，設法毀掉它們或避開它們。可是我們並不是被召叫爲聖天使，而是成爲聖人。唯當鬧市也能成爲安靜之處，聖堂才能真正地平靜。這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然而鬧市的「壞」是上主爲那些渴望成聖的人所帶來勝利的方式。不僅僅是爲他們，也是爲他們因死於自己而生活的鬧市。

## 註釋

1. 參照《格林多後書》七章至十三章，保祿努力克服種種衝突的情緒：他為自己的宗徒使命辯護；讓格林多人確信他的忠貞和愛；他也譴責格林多人善變；甚至捍衛針對他個人的外表和宣講風格不吸引人的批評。他似乎陷於乾枯，尋求再次自我肯定並希望使格林多人信服。
2. 《攀登加爾默羅山》卷二，十二章8號；十四章6號。特別是《心靈的黑夜》卷一，十章4號。在《攀登加爾默羅山》，這「愛的注視」可簡單地與「默想」作對照，也可以視為放掉我們反省的努力，願意在無言的愛中臨於天主台前。但在《心靈的黑夜》，聖十字若望談到，當靈魂痛苦地覺察到天主的離棄時，就是處於感官的黑夜，他說：「不要理會推理式的默想，因為現在不是默想的時刻。他們應該保持心靈的平安和寧靜。即使這對他們很明顯的是無所事事和浪費時間，或是他們認為這種提不起勁是由於他們的散漫……他們唯一應當做的，是讓靈魂自由……他們必須單純地對天主的愛和平安的注視感到滿足，並且在生活中毫無掛慮、不做任何努力，同時也不渴望去體驗和感受祂。所有的渴望都使靈魂不得安寧，也令她分心……」（卷一，十章4號）。與《攀登加爾默羅山》相互對照，若靈魂存在著焦慮和擾亂（例如乾枯），便更難達到聖十字若望所說的「愛的注視」；一旦靈魂感受到天主遙不可及，那麼要做到聖十字若望所建議

的「愛的注視」，似乎是不可能的（參見《愛的活焰》，第三詩節，33和65號，聖十字若望在此論及甚至連愛的注視都必須放棄，這是靈魂後來邁向更成熟的經驗）。

3. 聖十字若望說明魔鬼（依照聖依納爵的說法，魔鬼常是導致神枯的原因）只能碰觸我們的感官，以及與感官有關的官能。魔鬼無法知道靈魂深處所發生的事，更無法干涉。這就是我之所以告訴許多人，若他們無法了解他們內正在發生的一切，應當感到高興。如果他們不能夠了解，魔鬼也不會知道，他們就十分安全。



## 第六章

# 喜愛受到人的忽略

如果失敗與挫折的黑暗是上主使我們脫離自愛、擺脫海藻的糾纏、不讓我們真正地在主內漂浮的方式，那麼我們便很容易明瞭它在我們生命中的價值。不僅如此，我們越是在愛中成長，也就會越覺察出這種虛榮心深深地根植在我們心中。那麼，不論付出多大的犧牲痛苦，我們會更加渴望天主繼續淨化我們，使我們能夠愛如同我們被愛一樣。

無論如何，我們描述加爾瓦略山的黑暗時，仍存在一個問題，那很容易發展出一種殉道的情結，我們的苦難也會變成虛偽的虔誠和自以為是正義。長久以來我一直有著這樣的看法。甚至在寫最後一章時，我有時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那就是用「加爾瓦略山」來描述我心中的經驗，會不會太自負了。我真的認為這不會太自大，否則我就不會這樣寫。可是，有時想起來，還是覺

得有點擔心。爲愛受苦是好的，然而過度分析或過分細察會喪失一些珍貴的東西。或許這就是爲什麼我在寫第五章時感到最吃力，即便這爲明瞭我們內在生活中鬧市的黑暗極爲重要。失敗與挫折的黑暗或許是最難接受的，也最難用來整合自己的靈修，使之臻於健康、成熟。同時，自憐或是過於注意我們自己的考驗，也是一種心理不健康，並對靈修有害無益。

聖女大德蘭對此做了一個明智的說明。她在《七寶樓台》的第一樓台中強調：謙遜是真實靈修唯一穩固的基礎。她說有兩種方法可以獲得謙遜：一是健全的，就是讓我們的目光注視天主；二是危險的，就是注視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失敗。「應勤於修練謙遜的美德，如同蜜蜂一樣忙碌地在蜂房中做蜜；沒有謙遜，一切就會失掉。可是我們應知道，蜜蜂常常飛出去採花吮汁。同樣的，靈魂也應由認識自我之中走出來，又不時在默想中遨遊天際，觀賞天主的偉大與尊威。這樣做就會幫助她更認識自己的卑微，遠勝於細想她的本性……相信我，藉由思考天主的聖德，我們能達到更高的聖德，遠比我們留在自己的小圈子內，被困在那裡更好得多。」她繼續說，注視自我的危險是我們會變成膽怯、多慮，以及過度自我覺察。

大德蘭論及謙遜的話語也可運用在我們所提的痛苦的鬧市黑暗。太注意自己的苦難是危險的。我們在天國中或為天國變成一位病態、自憐，以及毫無喜悅的殉道者，更不是天主所喜愛的「愉快施捨者」。那麼，我們所談論的誤解、失敗與挫折會成為撒彈摧毀性的武器，而不是至高聖德的工具。用來煉鋼的苦難的火焰也應煉淨魔鬼所污染的一切雜質。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才能戰勝魔鬼呢？我想，第一項建議，就是我們**總不尋找**痛苦、失敗與誤解，除非我們意識到天主要我們這樣做。即便有這樣的意念，我們不可相信它，除非向一位好的靈修導師訴說並且與他共同分辨。正如大德蘭清楚地表達，按照我們個人的意願行動是有極大的潛在危險。就連聖依納爵著名的祈禱文〈獻己誦〉，也不可理解為是上主毀壞我們的健康、我們的理智或其他一切。更精確地說，那是一種祈禱，祈求天主藉著它們——我們的所有、我們的能力、我們的自由，照著祂認為最好的方式去完成。這是一種信賴的行為，確認天主認識我們、愛我們，遠遠超過我們認識和愛慕我們自己。深刻地信賴的確是英勇的，而且要求一種對天主真正愛的經驗，而不是一種神聖化的受虐狂。

再者，當苦難來臨時，我們不必因此受到困擾。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一位修女在她入會金慶的那一年，同我分享修道生活中遭受的考驗。她是一位安詳且喜樂的修女，平實地陳述出她的經歷。她並不尋求同情，而是希望再次確認她這麼多年來是在正確的靈修道路上。她只願知道她所經歷的那些不尋常的考驗，不是不中悅天主或天主不愛她的標記。她以非常感人的話語結束她的分享：「我真正關切的是，我的生活過得實在太輕鬆了。」我很驚訝地說：「那妳現在怎麼看剛剛給我分享的那些非常困難的經歷？」她說：「噢，那些與別人所受的苦難相比，根本不算什麼！而且與我應當受的苦，也是無法相比的。」當時我就意識到她所受的考驗是真實的，也同樣確信，她和天主十分親近。這樣的平安與安詳只能來自天主。

我想起一朵小白花——聖女小德蘭。她意識到重大考驗的危險。我相信這是引領她走上「神嬰小路」的緣由。就如我在《井枯之時》（167頁）中所說的，她覺得這條小路對她非常適合，因為她感到沒有能力做到聖人的英豪行爲。我相信這為那些堅強性格的人物，如大德蘭、嘉琳（Catherine Doherty）、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亦是唯一的道路。基本上，「神嬰小路」的真諦，就是承認天主把我們抱在祂的懷中，我們之所以能成

聖，百分之百是祂在我們身上工作。即使我們當中最堅強和最有能力的人也必須承認，當我們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一切，我們「仍是無用的僕人」，天主的所有仍然超乎我們所能領悟。

我們已經徹底討論了我們的內在生活。然而，對我們外在的、使徒性的生活，也是如此。接下來我們要談痛苦的鬧市黑暗的第三點。我們說過我們絕不尋找苦難；可是當它來臨時，我們不要受到困擾，反而要把目光轉向天主，注視著祂，賴祂的聖寵盡可能地忍受一切。另外一點是，我相信我們可以**尋找其他的事物**，而且這也符合小德蘭的神嬰小路。它是鬧市中的小路，它可以給使徒帶來一切平安與安全，卻無幻想的危險。這是小德蘭在她的小路所找到的，也是我在選這章標題時心裡所想的：喜愛受到人的忽略。

爲了更進一步說明我要表達的，讓我來分享我個人早期的一點經驗吧！當我還是初學修士時，我們必讀的一本書是方濟沙威·古里南（Francis X. Cullinan）的傳記，他是一位年輕的耶穌會會士，於1930年去世。他的傳記特別吸引我，因爲他也是來自羅徹斯特。其實他是我父親的高中同學，他進入耶穌會的前一年，是我父親在麻州伍斯特（Worcester）聖十字學院的室友。我

曾聽父親談起他。當法伯斯·莫納罕神父（Forbes Monaghan）數年前寫這本傳記時，他曾數度來拜訪我的父親。這個身材魁梧的耶穌會會士（他大概是我見過的第一位耶穌會會士）曾暗地裡探問我，但我真的沒有想到日後我也入了耶穌會，與他及方濟沙威·古里南成爲同會弟兄。

在我初學讀莫納罕神父所寫的方濟沙威·古里南傳記時，我因著他與家父的聯繫感到興奮，但有些被他的克修生活嚇到。他做補贖和超脫的精神，在他那個時代非常盛行。這種精神對我造成的衝擊，就像年輕的小德蘭受到聖人們英勇行徑的衝擊一樣：他們實在令人欽佩，但也讓人有些驚恐<sup>2</sup>！不論如何，在方濟沙威·古里南的生活中，有一件事對我有深遠的影響。那就是他選取了一句格言，作他耶穌會會士生活的指南和座右銘：「喜歡不爲人知，也讓人認爲自己不算什麼」（*Ama nesciri et pro nihilo reputari*）。十九歲的青年，所尋求的應該是別人對他的關愛和接納，他的座右銘令人生畏，甚至還令人起反感。或許因爲我渴望爲人所知、所愛，也被別人看重，古里南的座右銘留給我極深刻的印象。在某種模糊、不大受歡迎的方式下，我知道他在向我說，有一天我會發現這句格言所隱藏的真理。卅年後的今天，我對他那克修的生活，和他的行傳已經記不清了。但是他的

座右銘卻一天比一天為我有更深的意義。

「喜歡不為人知，也讓人認為自己不算什麼。」這句話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呢？這是一種黑暗，不是失敗的黑暗，而是默默無聞的黑暗。這是洗者若翰的經驗。他受到猶太人的喜愛，如今卻身陷囹圄，而他曾給自己門徒指出的那一位天主的羔羊，更使得他黯然失色。這是個悲慘的命運，耶穌也曾稱他是婦女所生的最偉大的一位（路七28）。若翰在他影響力顛峰的時刻，預先說出自己的命運：「這是若翰所作的見證：當時，猶太人從耶路撒冷派遣了司祭和肋未人，到他那裡問他說：『你是誰？』這是一個直接的詢問。他答說：『我不是默西亞。』他們又問他說：『那麼你是誰？你是厄里亞嗎？』他說：『我不是。』『你是那位先知嗎？』他回答說：『不是。』於是他們問他說：『你究竟是誰？好叫我們給那派遣我們來的人一個答覆。關於你自己，你說什麼呢？』他引證依撒意亞先知的話，說：『我是

在曠野裡呼喊者的聲音：

修直上主的道路吧！

……我以水施洗，你們中間站著一位，是你們所不認識的；祂在

我以後來，我卻當不起解祂的鞋帶。』」（若一19-27）。第二天，若翰看見耶穌出現，認出祂來，並指著祂說：「這位就是我論祂曾說過：

有一個人在我以後來，  
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祂原先我而有。

連我也不曾認識祂，但為使祂顯示於以色列，為此，我來以水施洗」（若一30-31）。最後，在耶穌開始祂的公開生活，洗者若翰在《若望福音》中最後一次出現後，他就進入了那灰暗不明的監獄。若翰的門徒看到耶穌在約旦河對岸為人施洗，感到困擾，「眾人都到祂那裡去了」。他們便來到若翰面前，抱怨這些事，但是若翰回答說：

「人不能領受什麼，  
除非有天上的賞賜。

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證，我曾說過：我不是默西亞，我只是被派遣作祂前驅的。

有新娘的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侍立靜聽，  
一聽得新郎的聲音，就非常喜樂：  
我的喜樂已滿足了。  
祂應該興盛，  
我卻應該衰微。」（若三27-30）

這就是「喜愛受到他人的忽略」的真實意義：這不是靦腆者的膽怯，渴望被人忽略是由於擔心自己的能力不足或缺陷而困窘，而是新郎的朋友見衆人的目光都注視在新郎身上的那種喜悅。這才是方濟沙威·古里南的座右銘傳達的意義。我相信我們能夠也應當尋求這種不爲人知的黑暗；然而尋找失敗與挫折的黑暗卻是危險的。把一顆寶石鑲在戒指上是爲增添寶石之美，並不是要引人注意那只戒指。同樣的，一個樂團強調出偉大鋼琴獨奏家的精湛技巧，並不是要與鋼琴家互較高下。上主的使徒渴望扮演如同若翰所扮演的角色：成爲先驅、響亮的呼聲、新郎的伴郎。「祂應該興盛，我卻應該衰微。」

多年以前，我就要成爲神父之前，有一位教授告訴我們應該怎樣舉行彌撒，這樣當我們離開祭台時，信友不會注意主祭是

誰；以及在禮儀中不可有什麼獨特的手勢或姿態。在梵二禮儀改革之前，這樣舉行彌撒對我來說是機械式的，完全不合乎人性。若是這樣，我覺得還不如讓機器人來做更好。今日的禮儀強調個人的參與，這是先前無法想像的。神父面向信友；說的是當地的語言；並且強調個人的姿勢，像平安禮的問候。那位老教授雖然表達得有些過度，然而他所要提醒的是：神父不應成為注目的焦點，而是成為與上主會晤的媒介。信友應留下禮儀的感受是他們已遇到了天主（這包括神父的全心投入），而不是他們見到了某某主祭。如果他們存留的是對主祭的美德、甚至是虔敬，為此感到興奮，事情有些不對。伴郎不應成為婚禮的注目焦點！

同時，最佳的伴郎或伴娘應是滿懷喜悅的。如果伴娘隱身在教堂座席的長椅中，或在整個婚禮當中緊張地臉紅或竊笑，或因害羞而未出場，她的動作反會吸引注意到她自己。這就是我的初學導師所謂的「帶有鈎鈎的謙遜」。我的端莊、我的自我反對——如果它們是引起注意的策略，都是為了使眾人的目光注意到我自己。但是，如果我的目光、喜悅的目光注視著新郎；如果我的行動、姿態和新郎完全的互補且和諧，所有的賓客將會對新郎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將會記得他和他的俊美。

這不僅是指舉行禮儀的神父，也是指每個教友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鬧市事件中所應有的態度。「所以，你們或吃或喝，或無論做什麼，一切都要為光榮天主而做。你們不可成為猶太人，或希臘人，或天主的教會跌倒的原因，但要如我一樣，在一切事上使眾人喜歡，不求我自己的利益，只求大眾的利益，為使他們得救。」（格前十31-33）

這就是我在方濟沙威·古里南的座右銘上發現的積極含意。我想我現在知道，為什麼這句話在三十年前就這樣吸引我。但是，它那時也曾使我厭惡。這句格言似乎要求太多、太消極，因為我那時還不懂，愛某個人（天主）如此地深，因而我的滿足與我的喜悅要在祂的光榮及幸福下才能找到。從最初「直覺」方濟沙威·古里南的座右銘對我如此重要那時開始，有一段漫長又黑暗的道路要走。這一章的重點就是，唯有在鬧市的第三種黑暗的經驗中，我才能發現它的真實意義和真正的喜樂。

在別人的光榮中找到我們完全的喜樂，對我們來說並不是自然而然的。尋求「自我」已經在我們內根深蒂固了。即使我們是已完全獻身過靈修生活的人，仍本能地尋求別人對我們的賞識和稱許。然而天主有祂的妙法，來拔除這種自我中心的根苗。祂能

引起鬧市的事件，這些事件將漸漸地消除那在我們內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對此我們自己是做不到的。這就是為什麼聖十字若望稱它為「**靈魂的被動淨化**」。無論如何，我們若希望天主在我們內工作，我們就應給天主一張「空白支票」，讓祂隨意把我們放在任何為淨化我們的愛所必須的環境。我們可以祈求天主運用這「被忽略」的鬧市黑暗，一如祂對獄中的洗者若翰所做的，也對我們這樣做，好使我們整個生命與使徒生活以祂為中心。不過在這裡要提出一個警告：除非你真真實實地願意，否則就不要要求祂，因為天主一定會應允這樣的祈禱！

## 註釋

1. 聖女大德蘭，《七寶樓台》，第一樓台，第二章。
2. 我現今了解要視那一時代靈修傳記的文體習慣而定。我們世俗的英雄，例如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和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我們反英雄主義時代的後期作品中已經被「去祕化」（demythologized）。但是，我也發現方濟沙威·古里南是在廿五歲那年逝世，差不多和小德蘭同年。如果他們能多活五十年，並且實現他們願意成聖的許諾，他們的傳記作者所寫的，一定會非常不同，會寫出他們更成熟和沉著的人格。恩寵不會破壞本性，也不會中止人格發展的自然律。它建基在、同時也豐富自然開展而成熟的人格。



## 結語

# 回到我們的出發點

在前面第三章，我們已與廚房中的曼德告別，一知半解地開始了解天主與她交往的奇異方式。我們提到她被耶穌指責之後，廚房的黑暗真正意謂著在她與主的整個交往上，產生了巨大的轉變。這個時刻為曼德而言看似災難和拒絕，其實不然，這真正是更上一層樓的召喚，是曼德在天主內轉變的突破。她被召喚要完全放棄自以為愛天主的所有想法。這也讓曼德開始明白「為天主工作」與「做天主的工作」之間的區別。

隨後的幾章裡，我們描繪出這廚房內——這鬧市中——種種不同的黑暗方式，會在那些與曼德類似的人身上發生，這也是他們與天主深交的關鍵點：無法預先設防的黑暗，天主使我們啞口無言，以便能充滿祂自己的話語；擯棄、誤解、批評的加爾瓦略

山的黑暗，藉此淨化我們的心靈，好使那些糾纏我們的善志與行動的自私、自愛得以切斷並擺脫，而能恢復當初我們對天主的答覆，祂是我們生活的中心，祂在我們生命常是第一位。這種被忽略的黑暗，的確很痛苦，然而卻非常寶貴，藉此我們真的「與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內了」（哥三3），而且唯獨祂成爲「永是我心的福分和磐石。」（詠七三26）

以常人的眼光來看，在伯達尼瑪麗與曼德家中所發生的事件，對曼德或對我們算不得什麼大事，只是一件小事，也不會留下什麼深遠的影響。雖然是一件小事，可是我覺得我並不誇大它對曼德以及她對主的愛的關係上有著深遠的意義。我們生命中所發生的「小事」，往往成爲我們成長中最重要關頭。當教宗保祿六世親吻聖地的土地，以及他在君士坦丁堡擁抱東正教宗主教，他的這些創舉留給二十世紀的教會極大的象徵價值。這些創舉打破了人們的成見，也使那些慣常認爲教宗乃是神聖高不可攀的人們大爲震驚，甚至不敢相信，可是爲已認識這位教宗的我們來說，就不覺得有什麼驚奇。在他口親耶路撒冷聖地以前，不知有多少次在平常的日子祈禱時，暗暗地下跪。在報紙刊登教宗擁抱東正教宗主教的照片之前，他的心早已學會擁抱陌生人、「裂教徒」與「異教徒」。這些先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動作爲若翰·

蒙蒂尼（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教宗保祿六世原名）看來，的確不算什麼大事。只有天主能看出這些舉動影響了在伊斯坦堡（舊稱君士坦丁堡）與耶路撒冷的保祿六世。「那時義人回答祂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了祢飢餓而供養了祢，或口渴而給了祢喝的？我們什麼時候見了祢作客而收留了祢，或赤身露體而給了祢穿的？我們什麼時候見祢患病，或在監裡而來探望過祢？君王便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廿五37-40）

因此這些看起來不是重要事件的小事，若由神聖的觀點來看，便充滿重大意義。再者，在鬧市中所發生的事情，即使在普通的日子裡，也會蘊含極大的內在意義。成熟的祈禱者，就是那些曾在祈禱的生活中經歷過並接受枯井的內在黑暗的人，往往都沒有發現他們的內在經驗與他們日常生活繁忙的事件之間的關連。無論是使徒工作或是為養家活口所常遇到的要求與挫折，經常成為過深度祈禱生活的障礙。可是，如果我的解讀沒有錯的話，也就是上主藉著這些外在的行動與事件的方式來工作，那麼我們應該有非常不同的看法。這些事件不僅不阻礙我們內在的成長，反而成為我們成聖的磨砂紙，至少對我們成長的重要性，就如同在正規祈禱的孤獨中所發生的事件一樣。

這就是說，當我們的祈禱成熟時，正規祈禱與行動服務之間的區別雖然還存在，但已變得模糊了。我這樣相信，因為這是我在個人的經驗中發現的。這賦予聖依納爵的理想「在行動中默觀」一個全新的意義，也就是要在一切事上尋求天主。假如祈禱的枯井經驗意謂著越來越放手交給天主來主導（就如我們在《井枯之時》中所說的，祈禱越來越是我們將時間交給天主，讓祂在我們身上成就祂的旨意，而不是我們自己做什麼的時間），如果我在此對祈禱與行動服務之間的區分已模糊不清的描述是正確的，那麼這似乎是，甚至在鬧市中，越來越是天主在工作，而不是我們在工作。甚至在我們工作繁忙之時，我們也該發現總是天主在工作，祂引導我們的手塑造事件，並引導事件來塑造我們的心靈。如果祈禱成爲天主的領域，那麼工作也應如此。先知的聖經形象，現在變爲我們生活中的象徵：

我回答說：「哎呀！我主上主！

祢看，我還太年輕，不會說話。」

上主對我說：

「你別說：我太年輕，

因為我派你到那裡去，你就應到那裡去；

我命你說什麼，你就應說什麼。

你不要害怕他們，

因為有我與你同在，保護你——

上主的斷語。」

此後，上主伸出手來，觸摸我的口，

對我說：「看，我將我的話放在你口中。」

（耶一6-9）

當我們在主內成熟時，那時漂浮（讓天主來主導）的動態接受性，不僅僅顯示我們祈禱生活的特徵，同樣也是我們行動使徒性服務生活的特徵。我們意識到天主在每件事上工作著，同時也體會到耶穌由衷而發那句感人肺腑的話：「我父到現在一直工作，我也應該工作。」（若五17）

祂在我們休息時工作，也在我們工作時工作。作為一個「默觀者」就是越來越敏感於祂塑造的手同時觸摸著工作與祈禱。當我在寫《井枯之時》，那個在天主海洋中漂浮者的圖像為我捕捉了這個敏感性、這個動態的接受性。就如我在《井枯之時》（第六章）所說：漂浮者一點也不被動。任何會漂浮，或教人學漂浮的人，必會曉得漂浮者極為主動，能配合風和浪沉浮。一旦他變成了被動，他就會像石頭一般地下沉。然而漂浮者的動作並不像

游泳者那樣：游泳者先擬定自己的計畫，而且主要依靠自己的技巧和力量達到自訂的目標。相反的，漂浮者是藉著風與水而漂浮。他依靠超越他自己的力量。他的努力是與這些力量合作。他是主動的，但不掌控。乍看之下，漂浮似乎比較容易，但是我終究相信它所要求的比游泳要多，正是因為我們對自己的方向和目的地失去掌控。這本書全部的要點就是這掌控的喪失，這漂浮的需要將逐漸地延伸到成熟祈禱者的整個生活——祈禱和行動。<sup>1</sup>

當初我將初稿拿給我的妹妹與一些批判能力強的人士審閱，後來有幾個人對我說，他們覺得這本書所提出的經驗更貼近他們自己的經驗，也比《井枯之時》更容易讓他們認同。這讓我反省在這兩本書中所討論過的兩種黑暗——鬧市與跪凳——時間上的先後順序。當我回憶寫作的先後次序時，我或多或少已經預設了祈禱的內在黑暗會先發生，而後才是在鬧市的不同黑暗。當我在寫作，以及了解我的「讀者」的反應之前，我已反省到本書所提出的三種黑暗是所有人的經驗，不論這人是不是成熟的祈禱者；也不管天主在他們的生活中是不是扮演任何自覺的角色。每個人都有過失敗、批判、被忽略與被輕視的經驗，無論他是不是一個祈禱的人，甚至是不是一個有信仰的人。

對某些人來說，這樣的觀點會造成問題，亦即這些「黑暗」是天主在我們生活中工作的一個標記。他們也許會認為困難、挫折不過是自然且普遍的人生經驗，而我武斷地把它們「靈修化」，賦予宗教性的意義。但是我並不這樣思考。對我來說，這些鬧市黑暗的普遍性，更精確地說，那是天主在每個人的生活中工作的標記。每個人所遭遇的黑暗是祂教導我們每一個人的方式，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能實現我們的渴望，並使我們心滿意足。就如聖奧思定所說的，除非我們的心安息在祂懷裡，否則永不會安寧。正如方濟·湯普森（Francis Thompson）明瞭了自己坎坷的一生，並在《天堂的獵犬》（*The Hound of Heaven*）完美地描述出來，我們大部分的人試圖在我們的黑暗中找尋任何微弱的光源，直到最後才筋疲力竭地投入天主的懷裡，而祂就是光明。

現在再回到我妹妹和其他人所引發的時間先後順序的問題。我相信在正常的情況下，鬧市中的黑暗應比在跪凳上枯井的黑暗來得早一些，因為鬧市中的黑暗是每個人生活的實況，不論他是否是一位祈禱的人。然而鬧市黑暗的**真實意義**會躲避我們，直到我們真的開始祈禱之時。的確，一直要等到我們的祈禱達到枯井或黑夜的成熟期。只有在這時候，我們真正察覺到天主從我們

有意識經驗的開頭，就一直在我們的生活中工作。唯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我們的挫折與失敗，原是——並且一直都是——天主教導我們的方式，讓我們明瞭祂是每個人正在尋找的那一位。我們當中每一個「最愚蠢、最盲目、最軟弱」的人，無論是恣情縱慾，或是狂飲以求解脫，或是瘋狂追求成就，以得到名譽與權勢，實際更深一層來看，不論我們是否知道，我們都是在尋找愛的天主，我們渴求祂。這對每一個有過這種經驗，或是未來可能有所經歷的人都是真實的。鬧市上的黑暗並不專屬於成熟的祈禱者；每一個人都有機會領悟這黑暗的深層意義。

該注意的是，這個領悟表達出在我們的成長中的決定性時刻。因為只有當我們真正體會出黑暗的真實意義——它從何處來——我們才能完善且欣然地回應。與海浪搏鬥的游泳者在發現並且接受海浪對他的邀請，邀請他漂浮之後，他會有所改變。海浪的影響力仍和往前一樣，但是他的回應將使旅程大為不同。

當我還是一位年輕的神父，在聖堂舉行平日彌撒時，見到來參加彌撒的信友多半是老年人，就有一種挫折感。當我發現我所面對的多數人都已脫離時事潮流時，我想我必須質疑我所做的事情的適切性。他們曾經站在舞台中央，現在則被驅趕至幕後。如

果我也在幕後和他們花許多時間相處，那麼我這樣一位年輕又有熱忱的神父能指望對現今的社會有什麼影響呢？現在我的年紀大了一些，也更有智慧，我想我明白了。仍然有許多年長者來參加我在堂區舉行的平日彌撒，不過今日它對我有了一些意義。他們活得夠長，才能發現他們真正尋找的正是上主。我猜想，他們會努力在其他美好的事物上尋求滿足，他們嘗試游泳過一生，設法靠自己的努力獲得幸福。可是現在他們已經了解他們的限度，並且經驗到試圖為自己游泳必然要面臨的挫折。<sup>2</sup>

有一些幸運的人，在精神上跛腳的、瞎眼的、殘障的人，聖經上稱他們是「卑微的人」。這些人很早便知道自己不能游泳。可是我們大多數的人，年老力衰不僅是我們內在地放手的標記，也是真實的原因。當我向修士們提到順服、漂浮這些詞語時，雖然他們滿懷慷慨與熱忱，但有時還是很難了解我所談的是什麼。對那些自認為前景一片幸福美好的年輕人，這樣的話題對他們似乎不近人情，也不實際。他們要「持守承諾」，而我只希望多年之後，當他們的承諾破滅時，我的某些訊息能在他們內重新發出回響。

如同方濟·湯普森一樣，我們似乎必須一一探索過通往幸福

的途徑之後，才會接受唯獨上主能滿足我們的事實。相較之下，他們——我的年長教友們——已活得夠長，而能發現並接受漂浮的必要性，這是多麼幸運呀！我們的天主是這麼的美好，祂耐心地等待著我們不再糊塗愚蠢的時候！願祂的耐心總是比我們的固執更為長久！願已經稍微了解漂浮喜樂的我們，能在我們的臉上及生活中反映出這樣的喜樂。願我們成為我們周遭的游泳者的聖事，慈愛的上主如此耐心地等待他們。

## 註釋

1. 在寫作《井枯之時》，我發現另一個非常有用的圖像，可以拿來解釋默觀祈禱的主動接受性：在國標舞中女伴的角色。這個圖像對時下的年輕人或許無法產生多大的效果，因為現在的舞蹈分不清誰是誰的舞伴！但想當年，我在學舞時，應由男伴引導，女伴跟隨。我想，女伴的角色遠遠不及男伴重要。如果女伴也企圖引導，那麼雙方連推帶擠的競爭就不成一支優雅的舞蹈。如果女伴一味被動，男伴在舞池上就得拖著她，好像拖著一大袋笨重的馬鈴薯。但是如果她能優雅且靈敏地跟隨男伴的引導，她甚至可以使他的失誤看起來是熟練優美的。當然，我們的類比有所不足，因為上主不像那位男伴，祂是不會犯錯的。但是，我依然認為這個比喻確實精確地掌握住成熟祈禱者的生活中主動接受性的意義。
2. 我想我現在對敬老尊長也有所了解，東方文化中特別以中華文化最為揚名。為那些向成長開放的人，年歲增長智慧。從神學上來說，智慧是「喜好天主的事物」。一個人可能在生理上不斷老化，然而卻沒有真正地增添智慧。但是一位充滿恩寵的長者藉由長期的經驗及不斷摸索，必然會發現，只有上主能夠為我們那永不安寧的心帶來無慮的平安。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鬧市中的黑暗：整合祈禱與行動

/ 多瑪斯·格林 (Thomas H. Green) 著；劉文周、吳伯仁譯

-- 初版 -- 臺北市：上智文化，2009. 5

面：公分 -- (靈修：F0028)

譯自：Darkness in the Marketplace：The Christian at Prayer in the World

ISBN 978-986-7873-76-7 (平裝)

1. 天主教 2. 祈禱 3. 靈修

244.93

98008363

靈修 F0028

書名	鬧市中的黑暗：整合祈禱與行動
作者	多瑪斯·格林 (Thomas H. Green)
譯者	劉文周、吳伯仁
准印者	洪山川總主教
發行	鄧秀霞
出版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 100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 電話：(02)2901-7342 傳真：(02)2902-7212 讀者服務 e-mail：wisdompress@pauline.org.tw
服務處	聖保祿孝女會 242台北縣新莊市三泰路66號
台北書局	郵撥：上智文化事業 19399740 100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 電話：(02) 2371-0447 傳真：(02) 2371-7863 訂購服務 e-mail：stpaul@pauline.org.tw
台中書局	郵撥：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 21999096 400台中市光復路136號 電話 / 傳真：(04) 2220-4729
高雄書局	郵撥：高雄聖保祿文物中心 42006873 802高雄市五福三路149-1號 電話 / 傳真：(07) 261-2860
香港書局	聖保祿書局 e-mail：stpaulhk@netvigator.com 電話：(852) 9127-9624 傳真：(852) 2601-6910
澳門書局	澳門聖保祿書局 e-mail：Paulinas@macau.ctm.net 澳門主教巷11號 電話：(853)2832-3957
印刷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 2368-0350
封面 版型設計	張凌綺 http://www.amigo-studio.com
基督教 總經銷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 235台北縣中和市連城路236號3樓 電話：(02) 8228-1318 傳真：(02) 2221-9445
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02) 8227-5988 傳真：(02) 8227-5989

2009年5月初版  
定價 / 17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Mod.<sup>pro</sup>E<sup>®</sup>

靈修系列 F0028

NT\$ 170



ISBN 978-986-7873-76-7

00170



上智文化事業 9 789867 873767 Printed in Taiwan